滹南遺老集

附續詩集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滹南遺老集

附續詩集

(三)

王若虛著

滹南遺老集卷二十四

新唐書辨下

張籍傳載韓愈答籍論佛老書甚無謂。特以無事可錄。姑填塞云耳。吳元濟傳後全載平淮西碑文。亦不必也。磨碑事舊史載於韓愈傳。而新史附於元濟傳。不若舊史爲當。

魚朝恩嘗講易覆餗之義以譏元載。時蓋釋奠於國子監也。新史但云。會釋菜。朝恩又僭越。與子儀同游章敬寺。而新書但云約修具。裴度傳云。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輒伺察以聞。而新書但云尙苛伺。無乃太簡乎。太宗怒宇文士及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意疑是汝。今果然。通鑑所記如此。新史無意疑是汝字。則義不完矣。

邢君牙傳云。其屈己好士類此。盧承慶云。其能著人善類此。古人或言皆此類。或言類如此。今云類此。則義不足矣。吳湊言宮市事曰。宜科中官高年謹信者平賈和售。以息衆讙。宮市大抵強買民間物。平售字殊不安。只作平市字可也。

古人文字中時有涉俗語者。正以文之則失眞。是以甯存而不去。而宋子京直要句句變常。此其所以多戾也。

明皇雜錄記李林甫驕二相事。以爲抑揚自得而已。子京改爲軒驁無少讓。此固無害。而益以喜津津出

眉宇間之語。舊史稱裴度狀貌。但云不逾中人。而子京又加以退然兩字。此復何從而得哉。蓋亦想像而言之耳。舊史云。孔戣嘗論李涉交結狀。倖臣側目。人爲危之。戣高步公卿間。以方嚴見憚。新史云。戣自以適所志。軒軒甚得。杜暹傳云。能以公清勤約自將。亹亹爲之。凡狀貌之辭。非親見者不可道。子京史官追記傳聞之事。而每喜此等。或云談王伯衮衮不壓。或云其議論纚纚可聽。或云介介自修。稜稜有風岸。侃侃不干虛譽。介介不至顯官。皆過也。

舊史云。郭弘霸死時。洛陽橋壞。行李弊之。至是功畢。則天嘗問羣臣曰。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一對曰。百姓喜洛陽橋成。幸郭弘霸死。此卽好事。新史改云。外有佳事耶。此一耶字便別卻本意。蓋本是無故而問。今卻似疑而審之也。

通鑑云。劉悟與客觀角觝之戲。自搖肩攘臂以助其勢。新書改爲盱衡攘臂助其決。舊史云。楊思勗得俘囚多生剝其面。或劈髮際掣去頭皮。新史改爲剝面劈腦褫髮皮以示人。便不分明。

人皆言利病。而子京每云病利。人皆言可否。而子京或云否可。雖義理無異。而讀之不明矣。此等猶求異於人。不已甚乎。

蕭鈞爲諫議大夫。盧文操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囚罪誠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詔原死。予謂罪死罪誠死俱道不過。須加當字乃可耳。

柳仲郢有父風矩。牛僧孺嘆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邪。安字下不得。劉允濟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

臣懼。此權顧輕哉。顧字下不得。德宗謂自良曰。卿於進退甯不有禮。蕭俛贊曰。俛議銷兵。甯不野哉。甯字下不得。蕭復以擅發京畿觀察使儲粟削階停職。或弔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胡字下不得。

李栖筠傳云。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磴利。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徹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入。白居易爲杭州刺史。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曷若只云賴其利也。蘇弁傳曰。平賦緩役。略煩苛。人賴其寬。寬字尤贅。

陸贄傳云。始帝倉卒變故。每自咎責。贄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臣罪。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哉字當作乎。始帝倉卒變故。亦不成語也。

令狐德棻傳。高宗常召宰相及弘文館學士問。何修而王。何爲而霸。二者孰先。德棻對曰。如欲用之。王道爲最。而行之爲難。高宗曰。今之所行。何政爲要。此本分語也。新史云。帝問曰。何修而王。若而霸。又當孰先。對曰。若用之王爲先。而莫難。帝曰。今茲何爲而要。語意不足矣。太宗戒尉遲敬德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修飾。無貽後悔。此本分語也。新史云。悔可及乎。語意皆非是。蕭復嘗言事德宗曰。陛下臨御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悔濱皇猷。以致今日。此本分語也。新史云。陛下厥初清明。自楊炎、盧杞放命穢盛德。播越及茲。殆不可讀。

袁高爲給事中。德宗將起盧杞爲饒州刺史。高當草詔。見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當國。矯誣陰賊。斥忠誼。傲明德。反易天常。使宗祊失守。天下疣痏。才示貶黜。今還授大州。天下其謂何。古人言天下傷殘。或曰瘡

痍或曰瘡痏皆可今言疣痏乃贅耳豈可與瘡類哉又奏曰杞罪萬誅陛下止貶新州俄又內移今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帝曰杞不逮是朕之過答曰杞天資詭險非不逮彼固所餘古人但言當萬死萬誅字未見其例恐是子京所改不逮所餘何等昏昧語也

王琚傳云自傭於揚州富商家識非庸人以女嫁之識字上當有其家其主等字又云太子在潞州銅鞮令張暐性豪殖喜賓客弋獵事厚奉太子數集其家亦當重言太子或去厚奉字可也豪殖二字亦一處不得又云琚性豪侈其處方面去故就新受饋遺至數百萬去故就新之意昏不可曉豈謂車服器皿之類邪中間云侍衞呵止計將安便公主謀益甚語皆不成視日薄乃得出賜賚接足義皆不安也

林蘊傳云蘊辦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弑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耶其人俯首不能對前史中固有載口辨嘲謔者至如此語亦何足錄哉

李密等贊云煬帝失德天醜其爲吉温傳云李林甫才其爲朱桃椎傳云人莫測其爲温庭筠傳云執政鄙其爲馮河清傳云衆義其爲崔遠傳云世慕其爲此類甚多古人言所爲有爲則有之矣單爲字未嘗道也

子京言人物相比倫之意輒用輩字或曰時無輩者或曰未有輩者或曰古未有輩或曰殆无其輩至魏徵諫太宗亦云陛下欲遠輩唐虞此若非好語而子京每喜用之何其僻也

韓充傳云乘機決策無餘悔世推善將餘悔善將字皆道不過

何易于爲益昌令。刺史常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索民挽縴。易于身引舟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挽縴耕且蠶。皆非史體。不事亦不成語也。

崔日用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所事字道不得。

李勣姊病。勣親爲煮粥。火燎其鬚。其姊止之。勣曰。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爲姊煮粥。其可得乎。新史改之曰。雖欲數進粥。尚幾何。殊不如舊史。只一進字。亦別卻本意。

天后時。宰相豆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兩月俸助軍與。王求禮奏曰。天子富有四海。何待九品俸。使宰相奪之以濟軍國用乎。后曰。止此句道不過。

鄭權傳云。識詣魁然。以魁字狀識詣。固已過矣。而盧景亮傳云。志義峯然。又有稱造詣嶄遠者。豈不益甚哉。

周昔光傳云。代宗命趙縱書帛內密丸召郭子儀。姜公輔傳云。朱滔以蜜裹書邀朱泚。劉季述傳云。割帶內蜜丸告孫德昭。此本蠟書耳。蜜字何義也。

張薦救顏眞卿疏云。去正月中云云。權德輿貞元十九年上陳闕政曰。去十四年云云。按古今言去年去歲者。前一年耳。子京此語。未見其例也。

李百藥傳云。轉側寇亂中。數被僞署。危得不死。張玄素傳云。切諫太子承乾。承乾夜遣戶奴狙擊。危脫死。安祿山傳云。賊將類慄勇無遠謀。日縱酒嗜聲色財利。車駕危得入蜀。終無進躡之患。按前史有曰危得

之危殺之者危猶參差幾及之意俗言則險也子京殊不悟此乃顛倒用之何其悖也

張玄素諫太宗修洛陽宮魏徵名勁挺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予謂魏徵之直世所共聞不必云名勁挺也

劉仁軌爲陳倉尉有折衝都尉魯甫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仁軌仁軌杖殺之太宗怒命逮至長安面詰之仁軌曰甫對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上悅擢爲櫟陽丞此通鑑所載新史但言甫豪縱犯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甫暴橫自如而無慢罵事若止於豪暴何足爲辱乎又以櫟陽爲咸陽不知是否

裴子餘舉明經累補鄠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行諶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陳崇業曰子餘與朝隱行諶優劣崇業曰譬如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新史改云蘭菊異芬胡可廢者不如舊語多矣且異芬字何從得之哉

成汭攻夔州軍人韓楚言嘗辱汭汭恥之曰有如禽賊當支解以逞及夔州不守楚言妻李語夫曰君嘗辱軍且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礪刀席下方共食復語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斷其首幷殺三子乃自剄二夫字止當作楚言

則天傳云操奩具坐重幃而國今移何必操奩具字

后妃傳贊云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久韋亟滅何哉議者謂否否字不安

張九齡傳云德宗賢其風烈賢字不安
劉子玄傳云年十二父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之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予始讀之不能曉及見史通自敍則云初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愛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爲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卽爲諸兄說之因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然後了然而覺子京疏略之病爲可惡也
韋述傳云入元行沖室觀書不知寢食言忘則可不知則過矣
王忠嗣傳上與論兵應對蠭起應對下不宜言蠭起二字張說傳云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此譽之太過兼不是史氏敍事語
張說首倡封禪議此諂諛之事非正人所宜爲而傳贊褒稱以爲文物之盛豈良史體哉
李泌傳云常持黃老鬼神之說爲時人所譏切譏切固有成言矣而其贊復云議者切而不與一切字兼得譏字否褚遂良一代正人其譖劉洎事初不甚明但洎嘗訴之云爾胡致堂疑李義府所教理或然也
新史遂謂二人不相中故遂良誣奏洎引馬周爲左而遂良執不已帝惑之遂賜死洎之贊曰爲媚忌所乘卒陷罪誅而其贊遂良亦以此爲疵病至崔仁師傳又云被遇尤渥褚遂良忌之何待褚公之淺也
李光顏傳云其師勁悍常爲諸軍鋒鋒字不安
渾瑊射賊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之凡書死節則曰死之古今成言也死致人而曰死之無此例也

盧奕懷愼少子也拜御史中丞自懷愼、奐及奕三居其官清節似之似之道不得盧杞傳云父奕見忠義傳杞不恥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祖懷愼也傳首但言其父而不見其祖讀者何以知之

陳少游傳云或欲對衆切問以屈之少游據引淹該問窮而對有餘夫對者隨問而應者也無問則無對今日問窮而對有餘何邪

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嘗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按左傳鄭伯曰孤不天曰我寔不天凡言不天者不爲天所祐耳非專指親喪也後人往往誤用

劉季述幽昭宗於少陽院鎖其門鎔鐵錮之此甚明白而子京乃云液金以完錮若無舊文何可曉耶且錮者取其牢耳豈謂闕而完之乎詭異如此宜其有札闥洪庥之戲也

魏氏春秋好用左傳語以易舊文裴松之譏彈甚當凡人文體固不必拘至於記錄他人之言豈可過加潤色而失其本眞子京唐書雖詔敕章疏類皆變亂以從己意至於詩句諺語古今成言亦或妄改不已甚乎

淳南遺老集卷二十五

雜事實辨上

漢高祖謂吳王濞狀有反相。因拊其背云。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耶。應劭曰。高祖有聰略。反相徑可知。至於東南有亂。克期五十。占者所知也。斯言良是。然謂其能知反相。亦恐未必然。蓋因占者而意之耳。列子所謂疑鄰人之竊鈇者也。不然、英、彭、陳豨之徒。何爲無所見耶。

李德裕云。漢高祖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至於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實以惠帝闇弱。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強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爲社稷計也。老蘇、小宋皆襲此論。嗚呼。使呂后當殺。雖爲惠帝不得不殺。如其不然。亦何名而殺之。后自布衣佐帝定天下。有功而無罪。奈何以戚姬如意故而遽置之死地哉。妒忌婦人之常。況呂氏之悍乎。而且以妾傷妻。以庶子而易長嫡。高祖之過也。若又殺后。豈不益甚哉。故甯隱忍而委之。亦可謂能自克者矣。或曰。王諸呂而危劉氏。非后之罪乎。曰。身後之變。高祖安知。就使能知。罪未發而逆誅之。在他人猶不可。而可施於妻子之間乎。爲論不求義理之安。而惟詭異之貴。古人本分之事。而強以權術處之。是故惡夫曲辨之士也。

高祖聞韓王信欲與匈奴謀攻漢。漢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可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而今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

以爭利而不可擊也上怒械繫敬於廣武既而果困於平城及得解斬先使十輩而封敬爲侯議者曰是舉也高祖實專之盛氣作色期于必行敬之言利害明甚然不從而械繫焉彼十使者非佞則愚其言可擊何足深怪而皆殺之乎使幸而得志且復殺敬矣何高祖惟知殺人而曾不罪己乎

高祖使隨何誘黥布去楚既至帝方踞牀洗足召使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議者以爲始折其氣而終收其心此蓋鼓舞英雄之術以予觀之帳御之具素所處也若夫踞洗而見則平生常態殆與見鄙生無異彼其傲慢淩侮每每如是人皆知之矣溺冠騎項靡所不至而顧獨謂此爲術乎使其誠出於是亦非駕馭之道吾方須人之力以濟其急遣使說之便其背主而滅族及其至也乃迎辱之此何理也使布乘其悔怒不就舍而就去是又生一敵也豈爲得計哉王者之於人接之以禮而待之以誠然後可以獲其用高祖惟其無禮而不誠此諸侯所以相踵而叛也而古今以爲美談何耶

漢高祖桮羹之語天地所不容項伯謂爲天下者不顧家此姑以寬解羽意耳然世之議者幾何不如是非惟不罪而或又爲之說理嗚呼天下之事有大於殺父者乎幸而羽從項伯之諫使羽當時遂殺之帝雖成功將何面目以立於人上哉

漢高祖初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太公因謂高祖不可以我亂天下法上心善家令言於是下詔

尊太公爲太上皇荀悅曰雖天子必有尊也家令之言過矣史記索隱表出之予爲廣其說曰君臣之義非所施於家而父子之分無時而可變也所謂土亡二王者此自以國法論耳何與乎所生之親成王蒙以瞽叟朝舜爲問孟子斥之以爲齊東野人之語且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夫天下適足爲養親之具則人主之名豈得而壓父哉舜既爲天子而父瞽叟自若瞽叟未嘗爲太上皇而子舜自若然則君父並立於天下國自國家自家而不相涉本無窒礙尊號之有無初不足爲輕重也若曰父以子貴子爲天子而父爲匹夫情所不安則可矣而謂父無尊號即爲人臣而不當受人主之拜可乎家令惟知主不可以拜臣而不知子不可以臣父也晉劉寶云高祖善家令者善其發悟己心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敬己未必然也彼誠欲發悟上心何不直以其意告之而云威重不行耶自鄙人所見止於如是耳其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其言是矣至謂平暴亂安天下皆太公之教訓則又非也使太公無教訓之功遂不可尊崇乎蓋帝於天理本明而家令蔽之故雖加尊崇而卒入於不善也末流至於後世遂專以家事爲私動持以義掩恩之說人主泰然享長上之朝覲唐時至有父母拜王妃舅姑拜公主之令而恬不知怪又其甚者故借親屬以明淤而市不徇之名雖誅夷骨肉不以爲慊或反有德色天理人道滅絕無餘曾禽獸之不若皆家令之遺意也

高祖以轅釜之故怨其嫂及卽位封諸親屬而嫂之子獨不得太上皇以爲言帝曰某非忘封之也爲其

母不長者耳。乃封其子信爲羹頡侯。君子曰。漢祖、小人也。以一飯之故而蓄怨不忘。以及其子。太公有言。猶以醜名加之。羹頡是何稱號哉。殆不若不封之愈也。而嫂不長者。已尚得爲長者乎。

高祖疑張敖反。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帝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是呂氏猶知有人情親屬之義。而帝直以寇盜視之。由己之貪得無恩。捐骨肉而不難。故量人如此耳。

丁謂嘗言漢祖非英雄。至目爲田舍翁。雖似太過。亦頗快人。近代諸儒以道學相高。尚論古人。毫釐必計。如漢祖者。何足多道。而每稱其天資不可及。張南軒直云。使其知學。則湯武之賢。亦不難到。愚之惑滋甚矣。

張安道題漢祖廟云。縱酒疎狂不治生。中陽有士不歸耕。偶因世亂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此雖詩人一時之言。實中其病。方帝始亡賴時。豈誠有取天下之計。而可必其成功者乎。顧乃對衆矜衒以愧其父兄。甚矣。自欺而不知禮也。

漢祖之平生。可考而知也。委太公於俎机而無營救意。棄孝惠、魯元於道路而無顧惜心。飾亡賴之非。則誇示其兄懷轅釜之隙。則怒及其姪。嬖寵如意而幾使家嫡廢。踞罵張敖而不以子壻畜。韓信元勳。本無異志。而數施譎詐。畏偪而不終。蕭何素契。疑諒雅懷。而未免猜嫌。至械繫而後已。鄭君以不忘故主而逐之。季布、雍齒以舊嘗窘己而幾殺之。其行事如此。而議者猶謂寬仁大度。誠信使人。吾不知其說也。

漢文帝卻千里馬。而光武以之駕鼓車。林少穎曰。華歆擲金。不若管甯揮鋤而不顧。以是爲二帝之優劣。

陋哉斯言。人主之道。在於罷貢獻。絕貪求。爲天下後世法。孝文之慮遠矣。林氏乃以心術無礙律之。果如此說。則箕子之歎象箸。召公之戒旅獒。其私憂過計也邪。且夫千里之駿。而以駕鼓車。亦非物理人情之正。固不若卻之爲愈也。

漢武老且死。意欲立昭帝。而憂其子少母壯。或至於亂也。遂殺鉤弋夫人。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蓋爲其違天理而拂人情耳。顧乃矜語左右。自以爲明。史臣又曰。諸爲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爲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慵夫曰。漢武於是爲不道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爲。無罪而殺人無時可也。況以逆料未必然之事而殺其所親乎。彼誠以爲治亂由人。自當別有所處。不然。付之定數。一女子何與焉。母子、天倫也。立其子必殺其母。是母乃子之賊。而子乃母之累也。其爲戾不已甚乎。鉤弋之事。借使行一時之權而曰凡生子者皆譴死。然則後宮誰敢舉子者。匹夫之爲其家慮猶君之爲其國慮也。使天下之人皆如武帝之用心。殺人其可勝計。而親戚之間。豈復有恩義哉。故夫武帝之安其後者。乃所以絕其後。非惟不仁。抑亦不智矣。末流於元魏之世。遂以此爲定制。椒庭憂恐。皆祈禱不願生冢嫡。有輒相勸爲自安計。讀之令人慘然。此固凶毒殘酷之所爲。殆禽獸之所不忍。而帝自以爲明。史臣又從而贊譽之。何其怪也。葉永嘉曰。漢武一生顛倒。臨終一節。卻事事做得是。嗚呼。立昭帝託霍光、是矣。鉤弋之誅。安得爲是。高祖晚年。使周勃爲太尉而屬之以安劉氏。顧孝惠暗弱。而呂氏強暴。意亦憂其身後之變矣。然卒不殺后。而議者不以爲過焉。則亦其情有所不能安。而理有不得不

然者。執謂武帝此舉可爲法哉。

東坡曰。漢武無道。了不足觀。惟踞廁見衞青不冠不見汲黯爲可取。青、奴材。雅宜舐痔。正應踞廁見之。蘇子於是失言矣。豈有天子見大將軍而可踞廁者乎。奴材在彼。君臣之禮不容廢也。

汲黯出守淮陽。過大行李息。(息)論張湯奸邪。必敗狀。勸息言之。息畏湯不敢也。後湯果敗。武帝聞黯與息言。乃抵息罪。嗚呼。黯在朝廷面攻湯惡者屢矣。帝不能從。至於疎斥。雖因此增秩。而七年不復召。竟死於郡。豈眞能重黯者。而顧追恨李息邪。

漢武時。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尙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廷尉請論死。左右皆以許贖爲言。上垂涕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違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乃可其奏。東方朔上壽以爲誅不擇骨肉。此五帝三王所難也。慵夫曰。武帝之守法是矣。而所以致其死者。誰之過歟。夫貴戚之子。制之獨懼其逞也。而又許以不死。彼何憚而不爲哉。使當主請之時。卽以高帝法語之。將不至於此矣。利一時之貲。而貽後日之悔。知守法於其終。而不知防患於其始。武帝之志荒矣。

滹南遺老集卷二十六

君事考辨下

光武封功臣鄧禹、吳漢皆食四縣。丁恭議曰。古者封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近世議者以光武爲非。予謂恭固遠慮。然光武知本之言。其可廢哉。治天下者。無道德仁義以相維持。而欲恃區區之法制。以沮奸雄而弭禍亂。蓋亦難矣。

東坡嘗言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而惜其遺漏。自今觀之信然。如曹操征烏桓還。自謂幸勝而偏賞先諫者。可以爲千古法也。操一生所行。類皆不道之事。獨此一節有光青史。而陳壽略之。豈非闕典之甚哉。先主以私憾殺張裕。孔明表請其罪。報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鋤。嗚呼。先主天資仁厚。有古賢君之風。至於此舉。乃與曹操無異。惜哉。

晉史山濤傳云。鬲令袁毅賂公卿以求虛譽。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濤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王戎亦嘗受人布。司隸糾之。武帝謂朝臣曰。戎豈懷私苟得者。正當不欲爲異耳。嗚呼。古人所謂不爲異者。不爲崖異絕俗之事而已。臨財之際。雖一芥必有義存。豈容自汚。而猥以苟同爲貴哉。戎本貪夫。誠無足責。濤既受其物矣。印封雖在。何以自明。且濤又嘗以盜官稻田爲李憙

所劾則非眞能清潔者也而史臣亦以此恕之何邪武帝身爲人主宜以節儉厲俗始自貴近而王愷與石崇爭侈乃以己物助之戎也犯贓則爲之讳諱而貸其罪天下安得不亂哉

宋文帝嘗故令諸子晚食曰欲其識有飢苦以節儉御物唐明皇帥太子以下麥麥於宮中曰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嗚呼人主之教子當使親師傅通古今義理既明百行自正曾謂此等可以制其心乎

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文帝時爲散騎侍郎不爲時知憤憤不得志乃與范曄謀亂事覺窮治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謂執政曰孔熙先年四十而猶爲散郎安得不作賊君子謂宋文帝於是失言矣人臣至於叛逆復何才之足惜且士之進退自有命存縱其淹抑終身亦當委順奈何以小不如意遂圖不軌乎由帝之言是使狂躁之徒得以藉口而無忌憚豈所以爲訓哉嗚呼彭城王同氣之親雖犯嫌隙本無他腸尚可聽其自新以全友愛之義重以會稽之哀祈扶令育之死諫而帝卒殺之不疑顧乃眷眷於熙先小人何其心術之悖也

隋文帝每謂趙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此非人主之言而亦非其本心也特綽之抗直帝不能堪故耳

唐太宗嘗云奴告主反此弊事也謀反不能獨任必與人共成之何患不發而使奴告耶自今有告者乃受仍斬之君子曰太宗之立法是矣惜其猶以利害言也夫以奴告主理所不容自當禁之縱使無由得

發亦豈可許乎乃不學之過也

唐太宗錄囚有劉恭者頸有勝文自云當勝天下坐是繫獄帝曰天將興之非朕所能除若無天命勝文何爲乃釋之齊人段志充請帝致政於太子大臣乞誅之詔曰朕之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亦釋之此可謂寬明矣然於李君羨則以讖記之文而殺劉洎則以廢立之語而殺或怪其不能以斯心加諸彼是不然恭志充輩凡人皆知其不足道故無所動其心君羨與洎則觸其眞諱惡之機故不能自克耳武后能容蘇安恆而不容魏玄同劉禕之亦是類也

唐明皇酺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於樓下以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而歌于蔦于上曰懷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君子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明皇耽於淫樂天下方且風靡而傚之而又親詔守令責其角勝則彼惟知求勝以取悅蓋亦不足怪也乃因德秀之諷而謂懷州刺史信有過矣而導之者獨無罪乎卒不自克至於寇亂交興中原受禍而不可解塗炭者豈止懷州之人哉

憲宗朝李絳李吉甫數爭論於上前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德輿罷守本官范氏唐鑑稱其明慵夫曰憲宗黜德輿誠是然吉甫詔邪屢爲絳所屈帝常直絳而謂吉甫專爲悅媚則其可鄙蓋甚於德輿矣顧乃存之而不去其後絳亦罷免而吉甫獨寵任終身至以議謚貶張仲方而特賜曰忠何其眷之深歟然則帝之明未足多也

憲宗元和三年策試賢良方正舉人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深陳時政之失皆獲高第上亦嘉之詔中書優與處置宰臣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誣考官不公上乃貶諸考官而僧孺等久之不調慊夫曰三子以直言應詔其心非有他也帝既嘉之即當擢用而施行以示至公其誰敢議顧乃徇吉甫之私情而爲之報怨牛李之隙有自來矣帝每以朋黨疑臣下而不知已爲朋黨之根也

唐武后時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韜所殺元慶復手殺師韜后欲赦死陳子昂議以爲枕戈讎敵人子之義誅罪禁亂王法之綱非義不可訓人亂綱不可明法且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者以其忘生而及於德也若釋之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忘生之節宜正國之典竇之以刑然後旌其閭墓可也時韙其言後柳子厚駁之曰旌與誅不得並誅其可旌則黷刑旌其可誅則壞禮若師韜以私怨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而元慶能報之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其或父不免於罪而師韜之誅不愆於法是死於法而非死於吏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淩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當取公羊受誅不受誅之義以斷之元和中梁悅報父讎殺秦果救有司曰壞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政之大端宜令詳議韓退之曰聖人丁甯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凡復父讎者事發具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敕杖悅一百流循州明皇時張瑾張琇亦以父讎殺楊汪議者多言宜加矜宥張九齡欲活之而裴耀卿李林甫以爲亂國法帝然之謂九齡曰卻

子之情義不願死殺人而赦此塗不可啓也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皋陶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付河南府杖殺之考事三事惟明皇所處爲不可易子昂等議似高要非正法蓋禮記周官及公羊氏復讎之說皆亂世事不足信也

楚靈王聞羣公子被殺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王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唐文宗惑楊賢妃之譖幾廢太子永已而永暴薨後帝因觀樂見童子緣橦而其父來往走其下泫然流涕曰朕爲天子不能全一子乃誅教坊宮人嘗搆害太子者十數人嗟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父子之道出於天性靈王因己子之死而始悟殺人子之爲非文宗見他人之愛子而後知己子不全之可恨者昏蔽如此宜其憎於天下之理也

温公極稱周世宗之美而曰大功未成中道而天蓋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予謂温公歸之天數是矣以爲將啓聖人則媚主之辭也世宗天資豈宋祖之所敢望而如宋祖者其足謂之聖人乎使世宗而在太平之期可以立待何必宋祖哉

宋主征李煜煜遣徐鉉朝京師言其師出無名且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宋主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歐陽公載其事於五代史而論之曰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王者之興天下必歸於一統可來者來之不可者伐之期於掃蕩一平而後已周世宗征淮南詔揩摭前事務較曲直以爲辭何其小哉慵夫曰歐公之言過矣自古出師未嘗無名而加人之罪者必有辭而後可

曲直之理。正所當較也。宋主此舉。果何名而何辭哉。偶鉉及父子之喻。因得以是而折之。夫父子固不當爲兩家矣。而宋之與唐。何遽有父子之分哉。天下非一人之所獨有也。此疆彼界。容得分據而並立。小事大。大保小。亦各盡其道而已。有罪則伐。無罪則已。自三代以來莫不然。豈有必皆掃蕩使歸於一統者哉。世宗既服江南。清源節度使劉從效請置進奏院於京師。直隸中朝。詔報曰。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鍾謨入貢。帝問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以不敢。帝曰。向時則學仇敵。今日則爲一家。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日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世宗德度如此。其視宋帝何啻天壤。而反以較曲直爲小乎。宋主之初出師。撫曹彬背曰。會取會取。彼本無罪。只是自家著他不得。此則情實之語也。歐公一代正人。而曲媚本朝。妄飾主闕。在臣子之義。雖未爲過。而史書垂世之言。安可不出於大公至正邪。不載可也。

唐將劉巨容討黃巢。幾擒而復縱之。曰。國家喜負人。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議者譏其以鷹犬自期。其言誠是。然如巨容輩何足責哉。宋主太祖命曹彬平江南。許以使相。及回。惟賜錢五十萬。曰。更爲朕取太原。然後與卿。此非以鷹犬使人耶。而宋儒每稱其吝惜名器。夫人君之於臣。遇之以禮。而示之以誠。故人樂爲之用。果惜名器。則如勿許。然宋祖素多權詐。本不爲名器計也。嗚呼。使彬而君子。何必以此待之。如其小人。則亦不復肯盡力矣。嘗以彬之行事考之。蓋所謂君子者。則宋祖非惟失所以使人。而又見其不

能知人也。

淳南遺老集卷二十七

臣事實辨上

揚子以子胥鞭尸藉館爲非東坡曰父不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子由論之則不然曰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至鞭僇君以逞志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傅夫曰子由之論是矣君父之尊一也而君復統其父知有父而不知有君亦何以立天下員雖不仕然身居楚國而父爲楚官則員亦楚之臣也臣無讎君之義楚子之淫刑固有罪矣而員之報之無乃已甚乎爲員之計不過無食其祿而已夫君非至明誅殺之間不能無濫使爲臣子者皆得推刃而報之則國家豈復有法而逆亂之事何時而已也若員者勇而無禮敢爲而不顧者也至其說吳王僚伐楚而王未即從因之進專諸於公子光而使弒之蓋求以逞其怨毒則凡可以得志者靡所不爲既自賊其君而又賊人之君員眞小人也哉揚子譏之未爲過論而東坡以爲非人子然則蘇氏獨非人臣乎張南軒嘗與人議員立廟事云在吳則可在楚則不可員而有靈必不享於楚地蓋謂忠於吳而不忠於楚耳予謂員之於闔廬則忠於僚則賊其享於吳亦恐未安也退之論范蠡招文種事略曰爲人謀而不忠有匡君之智而無事君之義若以長頸之狀難以同樂則舉吳之後還越之日泛輕舟游五湖者豈唯范子乎其移文種之書猶拔句踐之劒也句踐何過哉其文辭

不甚佳。此必少年所作。故黜於外集。而世亦無稱道者。獨宋孫漢公謂其意出千古。予以爲然。蠡雖功成。然句踐之眷方隆。而所期望者未艾也。盍亦爲之勉留而徐以禮請。則終始之義。庶幾兩全。而決意不回。若棄仇讎者。王以誅賞勤之。則曰君行令。臣行義。卒潛遁去。揆以人情。王既不能堪矣。乃又移書同志。誦王之短。而示己之見幾。種也不智。亦因謝病不朝。王未嘗負二子。而二子負王。安得不發怒而殺之乎。以史傳考之。句踐無不道之事。惟種受誅。而實其自取。則長頸之相。蓋亦無驗也。嗚呼。范蠡春秋之豪。才略有餘。而仁義不足者也。以今日待其君如此其恝。則向來所以黽勉從事者。特假之以爲功名之資耳。夫豈誠意哉。然而千古高之。以爲美談。其視貪榮嗜利。死而不悔者。固爲賢矣。以君子忠愛之道律之。殆未滿人意也。

蕭何治未央宮事。論者不一。或以爲非是。或以爲當然。或又疑其所爲有深意。何其紛紛也。彼以刀筆吏監土木功。不能無過制者。其對上之言。姑以自解云爾。此固不足深責。然亦何可妄譽哉。大抵漢初君臣。類無學術。暗於義理。其舉措之際。亦多疎矣。而後世每以聖賢事業期之。宜其爲說之多曲也。

程晏論曹參譬之飲牛於汚泥而不即清淵。呂祖謙論陸賈、叔孫通譬之避雨於荒城而不求大廈。皆恨其不以三代之隆輔漢也。嗚呼。三代之事。豈漢祖之所可望。而數子之才。亦豈王者之佐乎。彼自量其分而行其力之所及足矣。而世儒每過期之。此書生不通之論也。

昔人之論。蓋有語病而意實不然者。張釋之與文帝爭犯蹕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近世儒者往往

譏之。以爲開人主殺人之端。固似有理。然一時之意。姑爲守分而言。何暇慮及此乎。王肅諫魏明帝亦嘗引此。曰。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其貶尤深。蓋帝性嚴急。時督修宮室。稽限者輒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故肅言近於過者。所以力戒帝之專殺耳。不然。釋之之罪。詎至是哉。張釋之與文帝爭論犯蹕罪名事云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議者紛然。以爲開人主殺人之端。而隋源師謂高祖曰。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唐馬懷素謂武后曰。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自當取決聖衷。皆襲釋之之意者也。其言之病。豈不益甚哉。

尹賞病革。戒其子曰。爲吏正坐殘賊。免猶勝軟弱不勝任。仇士良致仕語諸送者。以爲無使人主知書、近賢臣。則權常在我。嗚呼。凶人爲不善。惟日不足。賞之酷。士良之奸。居之不疑。亦已極矣。乃復將死而貽諸其子。既去而傳諸其徒。不仁者可與言哉。

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諫曰。臣當自刎以血汚車輪。帝不悅。及聞張猛之言。然後喜曰。曉人不當如是耶。陳瑩中曰。事有緩急。言有輕重。御船非過舉之大。諫而不從。何遽至於自刎哉。使果不從。廣德之死。又何名乎。劉子翬曰。廣德誠太過。然非先發此言。以激上心。則猛之言未必見聽也。有犯無隱。廣德以之。予謂推帝所以見聽之由。則子翬之論得矣。而廣德之過。又豈可不戒哉。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漢許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

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財產所增一二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遠近稱之君子曰武也欲成弟名自當委曲教之正使無成亦何愧於心而爲此詭譎之事吾不知武之本意果何所說邪抑實出於貪鄙初不自克而卒不自安邪使比及至是而其產破散或身先亡則何以辭於世乎所謂巧詐不如拙誠也

姜肱與二弟友愛常共臥起及各娶妻相戀不能別寢以系嗣當立乃遁往就室三人之友愛則誠篤矣抑何不知禮之甚耶讀之令人發笑

漢黨錮諸公既無申屠蟠之高識而自貽伊戚可以逃則當如夏馥不能脫則當如范滂若張儉者望門投止使他人殄滅宗親而身獨幸免雖以壽終亦何顏於世哉而史臣稱美其賢陋矣

劉翊豐財而好施獻帝西遷拜陳留太守散所握珍玩惟餘車馬自載東歸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斂之又逢知故困餒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東漢之士詭激好名而不量輕重如此悲夫

或問荀彧荀攸於王通通曰皆賢者也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賈逵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通曰漢武其生知乎雖不從諫未嘗不悅而容之噫漢武昏惑不道幾至亂亡晚節末路僅能少悔而通以爲生知荀彧之徒黨附曹賊以取天下皆漢室之罪人而通以爲仁者其謬論不待辨也

董昭爲曹操謀九錫之事荀彧以爲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不悅彧飲藥而死蘇子由曰文若始從

曹公於東郡。致其算略以摧滅羣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與哉。當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雖無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焉往。劫而取之。不若徐而俟之。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呂伯恭曰。或阻撓昭議者。其本情特不悅計非己出而已。答昭之詞。蓋託忠順云。予謂二說皆通。或必居一於此。要之不可謂忠於漢也。而或者曲爲文飾。猥加褒譽。溫公則曰。功先管仲。東坡則曰。道似伯夷。讀之殊可怪笑。夫管仲合諸侯以奬王室。曷嘗助賊臣而簒國乎。伯夷不與惡人言。不立惡人之朝。而肯爲曹氏之腹心乎。或之飲藥不得已焉耳。以操陰謀多忌。或之智力。乃出其右。一旦隙生。豈有免理。至饋之食而發視乃空器。其意可知。或不自裁。亦被終害。將有慘於是者。此陳壽所謂以憂薨也。烏在其爲死節耶。嗚呼。人臣至於苟或、焉道。其邪正順逆。不待辨矣。而議者之蔽。時或如此。天下之事豈易曉哉。

諸葛誕爲司馬昭所誅。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魏志所記。止於如此。而注引干寶晉記云。數百人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橫。此幾太過也。當時既知其不可屈。則聚殺之矣。何至一一徧問而數百人者。雖信感恩。亦不應盡能如此。然而通鑑取之。豈多愛不忍。雖溫公未免歟。劉子翬不信田橫客俱死事。以爲溢美之言。予於此亦云。

管甯華歆共鋤園菜。見地有金。甯揮鋤與瓦石不異。歆捉而擲之。世皆優甯而劣歆。予謂以心術觀之。固如世之所論。至其不近人情。不盡物理。則相去亦無幾矣。畢竟金玉與瓦石豈無別者哉。此莊列之徒自

以爲達而好名之士聞風而悅之者也若夫君子之正論則不然貴賤輕重未嘗不與人同特取舍之際有義存焉耳

陳壽評孫皓以爲肆行殘暴虐用其民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過厚之恩曠蕩之澤意若微譏晉武而孫安國亦謂皓罪爲逋寇虐過辛癸梟首素旗不足謝冤魂而優以顯命仍加寵錫非伐罪弔民之義二子之言是矣然湯武之師本以救天下是故誅其君弔其民而議者亦曰爲匹夫匹婦復讎也後世伐人者例皆志於奪國則既得而止矣詎有誠意爲民者蓋不獨晉武爲然也初羊祜陳伐吳之策曰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嗚呼果使吳人更立令主民得樂業於一方釋而存之以爲外懼豈非好事今乃幸其無道而易取惟恐失之此其心曷嘗在民邪武帝不足責也若羊公者世所謂仁人君子而爲謀亦爾則是舉也尚可以湯武之事繩之哉

東坡詩云景山沈迷阮籍傲畢卓竊盜劉伶顛貪狂嗜怪無足取世俗喜異稱其賢雖詩人一時之言其實公論也然志林復云籍本有志於世遭魏晉多故乃一寓於酒何邪晉人放蕩本其習俗而好事者每爲解說子由所謂借通達以濟淫欲者誠中其病古之君子避世全身固自有道其不幸而不免則命也何必穢汚昏醉爲名教之罪人邪蓋籍嘗戒其子矣曰仲容已預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則亦心知其非而不能自克而已

滹南遺老集卷二十八

臣事實辨中

阮籍廣武之嘆。呼沛公爲豎子。李太白譏其狂言非至公。而東坡以爲指晉魏間人。予謂籍傲誕大言。視先王曾無忌憚。而何有於沛公乎。此固無足怪者。蓋東坡不必辨。而太白亦不必責也。

晉史載祖約好財事。其爲人鄙猥可知。阮孚蠟屐之嘆。雖若差勝。然何其見之晚邪。是區區者而未能忘懷。不知二子所以得天下重名者果何事也。

或問殷浩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當時以爲名言。浩問劉惔。自然無心於稟受。何爲善人少。惡人多。惔曰。譬如瀉水著地。縱橫流漫。略無方正圓者。一時絕嘆。以爲名通。人有能百擲百盧者。王衍曰。此無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庾子嵩曰。王君之言。闇得理。皆此類也。噫。三論無謂甚矣。而取重於世如此。晉士以虛談相高。自名而令世者。不可勝數。而三子其尤也。顧存而傳者若是。其餘可以想見矣。將無同三語有何難道。或者乃因而辟之。一生幾兩屐。婦人所知。而遂以決祖阮之勝負。其風至此。天下蒼生安得不誤哉。

晉王述初以家貧求試宛陵令。所受贈遺千數百條。王導戒之。答曰。身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其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嘆。余嘗讀而笑之。夫所謂廉士者。唯貧而不改其節。故

可貴也。今以不足而貪求。既足而後止。尚可爲廉乎。而史臣著之以爲美談。亦已陋矣。

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温而已。或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少者佳。吉人之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予謂此一時率爾之言。非確論也。吉人之詞固寡。而寡未必皆吉人。遽以是定其優劣。可乎。晉人議論淺近不切。大抵皆此類也。

謝安問王子敬書何如逸少。答曰。故當不同。安言外論不爾。則又曰。外人安知。或稱李含光書過其父。含光聞之。終身不書。子敬非禮矣。而含光亦太過也。

晉元帝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曷不但言禮不可瀆。上下之分不可亂。而猥假此喻。人主之尊。止圖瞻視而已。邪。晉士虛談類如此。

晉兵伐吳。孫皓遣其丞相張悌副軍師諸葛靚等逆戰。大敗於板橋。靚邀悌遁去。悌不從。靚自往牽之曰。存亡有數。非卿一人所能支。奈何故自取死。再三牽之。不動。乃放去。悌卒死之。及皓降。靚逃竄不出。武帝訪得之。欲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嗚呼。靚身爲軍師。而臨難苟免。又勸主帥俱亡。不忠甚矣。及君降國滅。天命有歸。乃始讎晉。不向朝廷而坐。亦何謂也哉。

苻堅將楊安攻晉梓潼郡。太守周虓以母妻爲賊所獲。遂降於安。嗚呼。虓既以不忍捐親之故而至於受汚。沒身不仕。以終天年可也。豈復名節之足言哉。而每見堅輒箕踞侮慢。或至詬罵。既又屢爲叛逆而不悛。此何謂也。就使得行其志。亦何以湔洗前罪而歸見晉人邪。不忠於晉。而無禮於秦。進退兩失。其妄人

也已矣。

温嶠將劉琨之命。其母止之。絕其裾而行。鄧攸避石勒之難。其子隨之。繫於樹而去。千載之後。猶令人恨。二子之罪。可勝誅乎。史臣以爲攸之無嗣。天蓋有知。其論甚愜。而稱嶠辭親蹈義。申包胥無以尚之。斯則陋矣。考之當時。勸進之行。不必須嶠。而忍違慈旨。使之抱恨終身。喪葬俱廢。此特以功名爲急耳。豈得與申包胥比哉。張南軒曰。就使太眞有克復神州。一匡天下之勳。亦浮雲之過太虛耳。不足塞天性之傷。若順母意。雖泯滅無聞於後。而所全者大。不愧於心。烏能以此而易彼。至哉言乎。可以爲萬世之訓矣。呂氏博議以温嶠詐王敦求脫爲累晉。其言過正。不近人情。朱黼曰。以周身之防。寓愛國之實。反經合道。要無可訾。予謂只爲己計。亦不害於道。以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無名而死於逆賊之手。亦何嗣哉。逆賊之前。豈所以施信義者耶。

傅亮、謝晦、徐羨之皆晉室之臣。而陰附劉裕以成篡代。罪固不容誅矣。及其受裕顧託。曾未期年而弑營陽。戕義眞。略無忌憚之意。既已遺人迎文帝。則又分據要地以爲後圖。此亂臣賊子之尤者。文帝誅之。蓋千古之所快。而蘇子由著論以爲元兇劭之變。乃天之報復文帝與亮等同過。豈理也哉。至其稱引春秋之義。解釋里克之非。皆不近人情。其與取馮道殆無以異。嗚呼。蘇氏溺於佛老。每以聞大道自矜。而時持害教之說。不爲無罪於吾門也。

范滂臨刑謂其子曰。我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劉湛入獄。謂其弟曰。相勸爲惡。

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嗚呼。滂生昏亂之朝。而標置自高。忿疾已甚。蓋所謂殺其軀也。顧乃恨爲善之無益。固已惑矣。至於湛輩貪權煽亂。死復何辭。而亦出此語。豈不可笑之甚哉。

宋彭城王義康以得罪出鎮豫章。問沙門慧琳曰。弟子有還理否。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意謂義康闇於大義。貪權昵黨。不遠嫌疑。故至是耳。其評甚當。然琳本道人。而幸主見知。遂參預朝廷之政。賓客塡門。四方贈賂相系。至有黑衣宰相之稱。使果嘗讀書知道理。不當少戢耶。斯亦幾何其不敗也。

劉凝之嘗有人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敗。令家中覓新者備君。此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卽跣而反。鄰人得屐送還。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東坡云。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予謂沈亦未足爲法也。君子之道。貴乎別嫌疑。明是非。其實吾物。何爲受誣而與人。使因而不還。則成彼姦計。而自貽不韙之名。果何圖哉。且所認有大於是者。皆可與之而不辨乎。然則麟士所處雖差勝凝之。要亦不近於人情。而君子不貴也。蘇氏嘗以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爲非。而顧復有取於麟士、何邪。

蕭道成取宋王儉褚淵之力爲多。然觀其始謀本出於儉。淵初無意。爲所迫而後從。則儉之罪重於淵矣。而一時物議。往往咎淵而少及儉者。何邪。

齊高嘗曲宴羣臣數人。各使效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休文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事。吾何以堪之。想儉當時自謂風流

勝於諸子矣。而不知諂而迎合以啓驕侈之心。曾不若彼伎之爲本分也。嗚呼。儉既陰贊道成以奪宋國。及相齊朝。又爲此佞媚之態。非小人孰能爾哉。

齊王晏助明帝奪國。從弟思遠勸其引決以保全門戶。晏不從。及晏拜驃騎將軍。謂諸昆弟。若從阿戎言。豈有今日。思遠曰。猶未晚也。晏嘆曰。世乃有勸人死者。後晏果伏誅。世或以思遠爲賢子弟。予謂不然。晏之貪權。固爲非智。思遠力諫使之退避可也。不然。亦委之而已。迫其必死。不亦甚乎。

魏太武時。遼東翟黑子有寵於帝。犯贓事覺。謀於高允曰。帝問當以實對。爲當諱之。允教以實對。不宜欺罔。黑子竟以不實對被誅。後崔浩因修史得罪。允嘗同修。亦當坐之。太子營救。導令翻異。不從。帝賞其直。赦允而誅浩。他日太子責允。對曰。臣與崔浩實同其事。違心苟免。非所願也。退謂人曰。我所以不從東宮。恐負翟黑子故耳。世皆以爲美談。予謂此言殊未當也。臣不欺君。自是當然之事。不必有爲而後爲。且黑子不從允教而死。非允誤之也。而何負之有。使允所坐果實。則詭言自脫。是爲負浩。豈關黑子。如其不然。冒覆族之禍。而踐疇昔之一言。果何義哉。

元魏置殷州。以北道行臺崔楷爲刺史。或勸其單騎之官。楷曰。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遂舉家之官。及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小弱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將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復命追還。賊至。將士爭奮。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獨何愛一身。戰死者相枕。城陷。楷不屈而死。或問楷處此何如。曰。後一節可矣。其始則失之過焉。食人之祿者。固憂人之憂。然一身盡

節。自足塞責。單騎之官。法之所許。且無害於義。而必全族蹈禍。以固衆心。斯不可以已乎。君子之制行。亦止乎中焉耳。

裴矩佞於隋而直言於太宗。温公曰。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爾。或曰。矩迹則忠而其心則佞。煬帝喜諂諛。矩則以諂諛而悅之。太宗好諫諍。矩則以諫諍而媚之。視君之好惡而爲取容之計也。此大姦之情。明主之所當誅也。慵夫曰。攻矩之心術。此固中其病矣。將以示勸戒而行教化。則温公之論。亦豈可廢哉。

范純夫、程正叔皆言魏徵當死建成之難。而不可事太宗。予謂是時高祖固在位也。建成未成君。而太宗之立。實高祖之命。然則王魏死其難可也。不死而事太宗亦可也。温公作通鑑。正叔嘗勸其著徵罪。而温公不以爲然。得之矣。唐王義方爲御史。將劾李義府。而恐其得罪以貽親憂。乃請於母。既許而後言之。張鑑救盧橫亦然。夫既居憲臺之職。豈得以親憂之故而遂不言邪。近代鄒浩、劉安世聞有諫官之命。皆先請於母而後受。是則知所處者矣。

滹南遺老集卷二十九

臣事實辨下

蕭何治未央宮高祖見其壯麗怒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未定故可因以治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上悅唐明皇時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當天心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則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王者以四海爲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上大喜從之嗚呼古人以家四海爲言者多矣事雖不同率皆以廓人主之大度而破其褊狹之心而蕭何以之啓奢靡姚崇以之勸逸游信乎六經之言有時可以文姦也據二主初懷戒懼之意正當將順以成其美而何等乃以邪說引之於惡罪孰大焉然何語雖非物以自解其失情猶可恕崇方失寵因此迎合遂復相位則其用心之鄙尤不容誅也

唐玄宗幸洛以崤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廣平諫之既見從矣乃復請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代陛下受德也迄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上善之嗚呼臣以進言爲忠君以納諫爲聖上下同心以求眞是此唐虞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自後世諛臣專以歸恩分謗爲愛君於是人主始諱其過而恥屈於下矣孰謂堂堂如宋公者而亦爲此態乎

李希烈攻甯陵劉昌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居西北未嘗內顧而捽下斬之士有固志故能解其圍杜牧之所記如此嗚呼無罪而殺其所親以之警衆雖云成功害理甚矣故宋子京不取以爲好事者傳會此蓋有功於昌而東坡譏笑之信蘇氏之學駁而不醇也

或問張巡許遠何如曰忠矣然而未仁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守一城而食人三萬口其忍爲之乎甯使賊殺豈容自食故予嘗謂其死節之名固千古不可磨而食人之罪亦萬劫不能滅也或曰爲己則不可爲國何害曰爲己與爲國等耳天下只有一箇是或又曰圖大事者不顧其小曰守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三萬口之命而謂之小事何邪使江淮果由此而保亦不足道況其未必哉爲巡等計可走則走不可則戰戰不勝而死之足以塞爲臣之責矣國之存亡付之天可也蓋當時公論亦多尤之李翰輩曲爲辨說詎能服人之心而吏臣猥曰議者遂定嗚呼去古逾遠義理不明於天下士大夫以名節自高而卒不免害道者可勝數哉

郭子儀不理發家盜蓋主名未得且王事方急因以解危疑而安反側耳其心非不痛也而楊龜山以爲能忘物我豈不悖哉此流於莊列之薄非所以爲人子之訓也

李西平屯渭橋焚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以爲皇家之福因請速進兵西平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嚮非相拒也五星盈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我軍不戰自潰矣皆謝非所及予謂西平處此固善然終不當語人其機已泄他日安可再用哉抑君危而臣死敵

義自當爾。天象吉凶。實不暇問。亦無事乎此機也。

陽城之事。退之、永叔皆論其非。而范純夫辨之。以爲實有所待。且譏永叔不成人之美。蓋以城之素行。非畏禍苟容者。又卒有沮延齡、救陸贄事。故爾云云。要之德宗之朝。不必待七年而後可言。爲臣之法。當以韓、歐爲正。

唐史稱陸宣公貶忠州。避謗不著書。恐未必然。宣公經濟之學。本非立言者。方其得志。則發而見於用。否則嘿而已矣。不然。公處昏君邪臣間。直言鯁論。未嘗有所屈。豈其一遇斥逐。而遽爾畏忌邪。史氏之期公淺矣。

韓退之不善處窮。哀號之語。見於文字。世多譏之。然此亦人之至情。未足深怪。至潮州謝表以東封之事迎憲宗。是則罪之大者矣。封禪、忠臣之所諱也。退之不忍須臾之窮。遂爲此諛悅之計。高自稱譽。其鋪張歌誦之能而不少讓。蓋冀幸上之一動。則可憐之態。不得不至於此。其不及歐、蘇遠矣。

柳子厚附麗小人以得罪天子。所謂自貽伊戚者。安於流落可也。而乃譏怨懟。曾無責己之意。其起廢之說。悲鳴可憐。至有羨於病顙馬、蹙浮圖。既不知非。又何其不知命也。

李德裕不由科第進。且以牛、李譏切父政之故。遂深疾進士。嘗謂武宗曰。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蓋少習其業而熟於朝廷臺閣之儀。寒士雖有過人之才。不能閑習也。此以其言爲不公。而楊中立力爲辨之。慵夫曰。在他人言之固無嫌。自德裕而言。疑曰非私。人不信矣。若謂人材色色有之。不必進士。則可乃

欲專任公卿子弟豈得爲公論哉天下之事豈徒習家業熟朝儀者所能辦而才誠過人則亦何有於此等哉自古由寒素爲名臣者何可勝數膏粱紈綺子焯焯者幾人而遽以此薄天下之士顧不褊淺而可笑邪使德裕巍人猶不足深責彼其著書論事實皆本於儒學獨以激於私意遂爲是過正之說卒以忌刻禍及搢紳至於斥死而不悛其天資小人也哉

唐哀帝時朱全忠欲以牙將張廷範爲太常卿宰相裴樞謂太常卿當以清流爲之持之不下全忠怒而殺樞歐陽子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范純夫非之以爲樞乃全忠之黨從其大而違其細以竊天下之虛譽非有忠義之心能爲社稷者也葛勝仲曰自古姦臣有簒奪之志必誅異己者曹操殺荀彧司馬懿殺王經未有同己而誅之者樞果從其大而違其細全忠自當以意曉尚何甘心投之濁流從李振之謀耳振嘗曰王欲圖大事而樞輩朝廷之難制者故令殺之昭宗時樞爲汴州宣諭以與全忠素善故全忠聽命修貢獻不絕後雖因全忠言而復相然能持之以正則始進不足累也當以歐陽子爲正慵夫曰葛氏之言當矣然歐公亦許之太過所以起純夫之辨若樞者有書生之直氣而無不可奪之大節耳

新唐書孝友傳劉君良四世同居隋末荒饉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烏雛令鬬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乃復兄弟同居君子曰使君良果篤於友悌者豈一婦人可得而間之既已爲所愚而至於乖離矣雖知過而改亦何足入

傳也.

王朴薦扈載於李穀.久而不用.云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乃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歲中病卒.時年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予謂人之於事.亦盡其當爲者而已.朴能薦士信然.穀之知人.不足道也.且人誠有命.則壽夭貴賤.固已一定而不可逃.豈宰相所能予奪而損益哉.穀言亦偶中耳.

馮道忘君事讎.萬世罪人.無復可論者.而蘇子由曲爲辨說.以爲合於管、晏之不死.雖無管仲之功.而附於晏子.庶幾無媿.嗚呼.是豈可以爲比哉.子糾、小白均爲亡公子.而小白先入.既已爲君.內外安之.初無異議.則齊國小白之有也.糾不復爭.而仲亦無必死之義.故曰糾未成君.仲未成臣.孔子固嘗辨之矣.崔杼弑莊公而立景公.景公亦齊之胤也.莊公之讎在崔杼.而不在景公.而晏子不死而事之.亦可也.及杼盟大夫之不已與者.則晏子不肯焉.使杼而自立.晏子其肯事之乎.是固不得以爲比也.又以對德光之問爲能活中國.受郭威之拜爲能重朝廷.且曰.簒奪之際.雖賁、育無所致其勇.而道以談笑拜跪卻之.非盛德不能如此.其言區區.尤爲可笑.使此事果實.亦何救乎大節之虧.況其不然乎.蓋道之對德光.諂以求媚耳.初豈在民.德光之不殺.適其不欲耳.何有於道.至於威之拜道.道之不答.特平生長幼之禮.不能遽改於一朝者也.威之屈伸.漢之輕重.固不繫於此.夫有汲黯之直節.而後能弭劉安之謀.有周訪之威望.而後能沮王敦之志.若道者.販君賣國.習以爲常.此乃姦雄之所易而取之者.而謂其能卻人於談笑

拜詭之間乎。夫惟威之視道不足以害其事。故待以舊好而無間。道亦知其不吾忌也。故受之如常日而無嫌。不然。威其肯爾。而道其敢爾耶。道之迎湘陰也。揣威無實立之志。不能以大義動之。正論諭之。而徒要其無使妄語而已。行未及還。威已代漢。道復俯首而事之矣。所謂以拜起折威者。果足信乎。議者曾不考其實。要其終。而惑於適然疑似之跡。亦已謬矣。而臣至於馮道。萬善不足贖。百說不能文也。使如道者猶可以貸焉。豈復有人理哉。胡安定曰。生民不至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讎無傷也。王介甫則方之伊尹。富文忠則目爲大人。其餘紛紛者不論也。乃知逐臭之夫。今古不乏。而堯、桀之是非。有時而顛倒。歐陽子爲道傳。鄙薄貶斥。若將不齒。然於此等亦以爲誠然而不能辨。何邪。茆荊產云。道欺盡五代人。又欺到宋朝諸公。此老賊伎倆亦自高。嗚呼。道何足以欺人哉。直受之者陋見耳。吾嘗論之。士大夫誦先王之書。食人主之祿。而散昌言以馮道爲是者。皆當伏不道之誅也。

至沂公有言。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歐公每誦之。以爲得大臣體。予謂人臣雖不當收恩。然賢才豈可不求。雖不當避怨。然人情亦豈可輕失。沂公惟主斯言。遂至於不肯薦人。歐公惟主斯言。遂至於喜犯衆怒。皆用心之過也。

王介甫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又曰。秦晉區區等亡國。可能王衍勝商君。介甫初以唐、虞之事責神廟。以皋、夔、稷、契自任。漢、唐而下。皆所不道。何其高也。及其憤新法之不行。則甘心爲商而羨慕之。又何其卑也。

滹南遺老集卷三十

議論辨惑

范曄史論云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夫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義者所以主生死而非對立之物也豈有時而輕重哉義重於生已爲語病又可謂生重於義乎雖然此自漢以來學者之所共蔽曄也叛人何足以知之

唐蘇頲論夷齊四皓優劣云四皓見賢於子房夷齊稱仁於宣父果其稱仁於宣父不猶愈於見賢於子房哉鄙哉斯言爲論不求是非之眞而徒倚古人以爲重殊可笑也呂東萊曰競駑驥者至伯樂而定競是非者至孔子而定然隨伯樂而譽馬未免爲不知馬隨孔子而譽人未免爲不知人其相去一何遠哉老蘇諫論曰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予謂挾儀秦之術者必無逢干之心存逢干之心者固無事儀秦之術蘇氏喜縱橫而不知道故所見如此

邵氏聞見錄云顏子得位爲堯舜孟子得位爲湯武此繆論□聖賢事業易地則皆然何嘗有決擇之意彼徒見顏子窮居陋巷默無所爲而孟子游說諸侯急於救世遂敢臆度而爲是斬絕之論豈知顏孟者哉

蘇武不降匈奴名重千古而當時止得典屬國世皆恨之陳季雅曰臣子合當事不當受重賞此論雖高

在臣子自處可也。施於國家則不可。顯忠遂良。成湯之所以昌。崇德報功。武王之所以治。信如陳氏之言。則善善之道亡。而勵世之具廢矣。

溫公排孟子而歡服揚雄。荊公廢春秋而崇尚周禮。東坡非武王而以荀彧爲聖人之徒。人之好惡。有大可怪者。

司馬君實正直有餘。而寬假曹操。蘇子由道學甚高。而獎飾馮道。皆繆戾之見。有害於名教。不足爲長厚也。

司馬溫公論曹操篡漢。以爲非取之漢而取之盜手。失言之罪。萬古不磨。胡致堂力攻之。是矣。及其論蕭道成當討蒼梧。劉知遠不必赴晉難。乃皆引以相明而不廢何邪。是非有定理。而前後反覆以遷就己意。此最立言之大病也。

東坡以武王伐殷爲非聖人。斬然不疑。至其論范蠡之去。荀彧之死。則皆許以聖人之徒。是何軒於武王而輕以予二子也。

蘇子由論曹操曰。使其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爲周文王。下猶不失爲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於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爲恨也。胡寅論王敦曰。使其回悖逆之心有事於中原。與劉琨、祖逖之徒。犄角進取。必可以克復舊物。不此之慮。而甘爲叛臣。其亦不善擇術矣。其論朱溫曰。爲全忠計。既下韓建、服李茂貞。經理長安。紀綱朝政。率天下方鎮以敬順之道。唐若未亡。吾固事之。若天命改授。亦不容釋。嗟夫。

二子之意則善矣。抑不思彼三賊者。可以是而望之乎。書生之迂闊如此。子由雜誌。記道人犯罪。不可加刑事。其言甚鄙。非惟屈法容姦。有害正理。而區區妄意於神仙。殊爲可笑。蓋蘇氏議論闊疎者非一。而此等又其尤也。

三良殉葬。秦伯之命詩人刺之。左氏譏之。皆以見繆公之不道。而後世文士。或反以是罪三子。葛立方曰。君命之於前。衆驅之於後。三良雖欲不死。得乎。此說爲當。東坡詩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良安足希。若以魏顆事律之。則正可責康公耳。柳子厚所謂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是也。呂氏博議反覆曲折以辨三子之非。刻覈尤甚。始予猶謂是少年場屋之文。出於一時之率爾。而讀詩記黃鳥篇復引蘇氏語爲解。乃知其所見之蔽。蓋終身也。

鄭厚曰。王道備而帝德消。史法盡而經意遠。予謂王道不殊於帝德。史法無害於經意。直厚之鄙見如是耳。

鄭厚以歐陽子作史。辨太深而法太盡。予謂辨無太深。法無太盡。論其當否則可矣。

鄭厚曰。使湯、武不爲亂臣賊子倡。未必後世敢兆是亂也。予謂不然。聖人與天爲徒。而以大義公天下。遇所當爲。固不暇遠憂後世。而亂臣賊子。亦不必藉口而後發。梟獍豺狼之惡。何嘗有所因乎。且魏、晉而下。凡簒奪者。皆以禪讓爲名。然則堯舜亦爲亂臣賊子倡乎。以是論湯、武。陋矣。厚又曰。以湯、武順天應人。非得已者。此書生所知也。嗚呼。順天應人。易之所稱也。厚雖鄙薄聖賢。其於孔子猶若有所憚者。至是說則

併孔子而不取矣。小人無狀。一至於此。天下之事。亦有非書生所知者。名教之理而書生不知。則誰復知之。且厚獨非書生邪。何其背本之甚也。如厚之徒。固不足道。然湯武之是非。古今多疑之。予不可不辨。鄭厚小子。敢爲異論而無忌憚。湯、武、伊、周、至於孟子。皆在所非。或至詆罵。至漢祖、蕭、曹平勃之徒。則尊爲聖賢。而亟俑之。復以歐公譏病唐太宗爲薄。佞夫之口。其足憑乎。

鄭厚曰。江河之流多渾渾。棟梁之材多磔砢。至廉者以穢養之。至美者以醜襲之。衣錦尚褧之義也。無管仲之三歸、具官、塞門，反坫。則仲一淺丈夫也。必不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無蕭何之強買賤貴。則何一介士也。必不能鎮國家。撫百姓。爲一代宗臣。無霍光之陰妻邪謀。寵女立后。則光一忍人也。必不能當廟堂。擁幼君。處廢立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嗚呼。自古跌宕不羈之士。往往略細謹。犯非法。君子取其所長。恕而不責。則有之。今曰必如是而後可以了大事。然則凡修身慎行者。舉皆碌碌而無足取矣。亦何以學爲哉。世惟知其詘湯、武、伊、周之非。而不知此等尤名教之罪人也。

韓退之嘗曰。孟子醇乎醇。荀、揚大醇而小疵。以予觀之。孟氏大醇而小疵。揚子無補。荀卿反害。不足論醇疵也。

退之三器論。以爲階太平之治。歸天人之心者。不在是。其言愜當。出人意表。在韓集中當爲第一。然辭采不足觀。亦如范蠡招大夫種議。故不入內篇惜哉。

柳子厚斷刑、時令、四維、貞符等論。皆覈實中理。足以破千古之惑。而東坡痛非之。乃知秦、漢諸儒迂誕之

病雖蘇氏亦不免也。

柳子厚非國語雖不盡佳。亦大有是處。而温公東坡深罪之。未爲篤論也。

通鑑一書。妙絕古今。雖萬世不能易也。惟荀彧評爲可恨耳。當刪去之。

正閏之說。吾從司馬公。性命之說。吾從歐陽子。祭禮之說。吾從蘇翰林。封建之說。吾從范太史。餘論雖高。吾弗信之矣。

甚矣、中道之難明也。戰國諸子。託之以寓言假說。漢儒飾之以末節繁文。近世之士。參之以禪機玄學。而聖賢之實益隱矣。

淮南遺老集卷三十一

著述辨惑

詩書以序冠篇首。蓋一篇總是一意。故可也。論孟一章是一意。不相附屬。故記者但取其中三兩字以爲名。如學而爲政。梁惠王公孫丑之類。非作者之意也。揚子法言隨問而答。論孟之禮耳。而各取首章之意以爲序。曰譔某篇。乃失其宜歟。

晉人以杜預顏師古爲正明。孟堅忠臣。近世趙堯卿、文伯起之於東坡。亦以此自任。予謂臣之事主。美則歸之。過則正之。所以爲忠。觀四子之所發明補益。信有功矣。然至其失處。亦往往讙諱而曲爲之說。恐未免妾婦之忠也。

外紀、通鑑之贅也。道原初勸溫公始於上古。或自堯、舜。公曰。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又勸其始於獲麟之歲。則曰。經不可續也。道原既稱其可法。而卒爲此書。蓋好古而不自禁。因之託附以傳世耳。觀其序可以見矣。然勉強牽合。至取戰國諸子謬妄之說以實其事。固不若不作之愈也。

司馬貞史記索隱。其所發明。不爲無補。然所失亦多。至述贊諸篇。殊不足觀。蓋爲蛇畫足。欲益而反弊者。顧乃高自矜誇。譏子長之未周。豈不可笑哉。

語孟之書。本無篇次。而陋者或強論之。已不足取。司馬貞述史記。以爲十二本紀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法

天時之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妄意穿鑿。乃敢如此。不已甚乎。

史記評騶衍云。或言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所謂牛鼎。卽上飯牛負鼎之事耳。而貞解爲涵牛之鼎。云衍之術迂大。若大用之。有牛鼎之意。何其曲也。

東坡之解經。眼目儘高。往往過人遠甚。而所不足者。消息玩味之功。優柔渾厚之意。氣豪而言易。過於出奇。所以不及二程派中人。

王安石書解。其所自見而勝先儒者纔十餘章耳。餘皆委曲穿鑿。出於私意。悖理害教者甚多。想其於詩、於周禮皆然矣。謬戾如此。而使天下學者盡廢舊說以從己。何其好勝而無忌憚也。

宋人解書者。惟林少穎眼目最高。既不若先儒之窒。又不爲近代之鑿。當爲古今第一。而邇來學者。但知有夏僎。蓋未見林氏本故耳。夏解妙處大抵皆出於少穎。其以新意勝之者有數也。

張九成談聖人之道。如豪估市物。鋪張誇大。惟恐其不售也。天下自有公是公非。言破卽足。何必呶呶如是哉。論孟解非無好處。至其穿鑿迂曲。不近人情。亦不勝其弊矣。

呂東萊自謂左氏博議。乃少年場屋所作。淺狹偏暗。皆不中理。力戒後學誦習。而終身刻意者讀詩記、大事記二書而已。以予觀之。博議雖多浮詞。而其所發明往往出人意表。實有補於世教。讀詩記乃反平常

無甚高論。大事記非不簡古。然不作亦可也。

東萊謂學者所當朝夕從事者。程氏易傳。范氏唐鑑。謝氏論語。胡氏春秋。予素不明易。程氏傳未敢知。若謝氏、胡氏之書。嘗略觀之。大抵喜爲鑿說。過正者多。惟唐鑑實爲純粹耳。

滹南遺老集卷三十二

雜辨

舊說孔子問禮於老聃。而聃所著書專滹禮學。論者疑別有老子。予謂聃雖不喜禮學。然以大賢而嘗仕於周。其於典故豈無所聞。亦猶萇弘之於樂。郯子之於官。孔子問之。亦何足怪。但不知果嘗問與否耳。蓋自莊周寓言設老聃訓誨孔子事以自尊。而漢儒記禮有聞諸老聃之語。世遂信之。夫司馬遷最喜老子者。然其爲傳尙不能詳其主名。及生於何代。安知果與孔子同時哉。

莊周詆訾孔子之徒。蓋其學本於黃老。加以天資刻薄。猖狂恣睢而無忌憚。則其輕蔑吾儒。無足怪者。東坡乃謂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譬楚公子微服出亡。其僕操箠而罵。以爲倒行而逆施者。此出於愛周而強爲解釋也。彼公子之僕。權以濟事。不得已焉耳。周之於孔子。其有不得已者乎。

舜命羣臣。自伯禹而下二十二人。姓名職掌。見於虞書。班班可考也。而左傳載季文子八凱八元之說。何所本哉。杜氏以八凱爲垂、益、禹、皐陶之倫。八元爲稷、契、朱、虎、熊、羆之屬。蓋妄相配合耳。且書言禹作司空。宅百揆。契爲司徒。敷五教。而文子則云使八凱主后土以揆百事。使八元布五教於四方。是八凱同任禹之職。而八元並預契之政也。無乃戾乎。其言四凶亦與書不合。此殆誣謬。而杜氏強爲解釋。無足憑焉。學者盍亦信乎經而已。

季文子言元凱世濟其美而堯不能舉。四族世濟其凶而堯不能去。舜能舉而去之。故天下同心歸戴。夫堯、舜百王之冠冕。皆聖人也。使堯誠不舉善而去惡。尚足爲聖乎。此固無稽。而劉道原以爲堯知舜於側微。而天下未服。故遺之大功二十。亦妄意之說也。

文王遇呂尚於渭濱。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此以三字爲義。而世遂單稱太公。如周、召之類。或又以望子爲名。皆非也。至范睢傳載秦昭王語云。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仲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此又直謂以先君呼之矣。豈不愈繆哉。

經傳稱秦伯爲穆公。或亦作繆。是二字通用也。而蒙恬對胡亥云。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故立號曰繆。然則二字義殊。繆當音靡幼反矣。不知恬何據而云。且二字既殊。豈得並舉耶。

唐高定年七歲。讀湯誓。問父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耶。對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是順人乎。郢異之。按湯誓云。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而已。定之所舉。乃甘誓之詞也。

皋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文理甚明。而唐劉迺云。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鹵莽如此。豈其有所脫遺邪。

屈原離騷有漁父篇。賓主問答。其辭華麗而雜以韻語。此蓋假設以見意。與卜居一體耳。司馬遷乃取以

爲傳劉子玄既知其非矣而班固古今人表遂列漁父之名使誠有斯人者觀其所言不過委順從俗以求自全者耳何遽至九等中第二哉

退之雜說曰馬之能千里者一食常盡粟一石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而不可求其能千里又以食之不盡爲不知馬嗚呼千里之材固有異於常馬者然亦非徒以善食而後能也退之平生以貧而號於人歎一飽之不足者屢矣豈其有激而云耶

劉原父自號公是先生貢父號公非先生貢父云是其所是爲易非其所非爲難或評王介甫明於知君子暗於知小人予謂此皆過論也非者是之對也小人者君子之反也能是其是則能非其非能知君子則能知小人矣世豈有能識白而不能識黑能辨東而不能辨西者乎

魯直與其弟幼安書曰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一事橫於胷中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偶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此論甚高然彼於文章翰墨實刻意而好名者殆未能充其言也蓋嘗自跋其書云學書四十年今夜所謂鼈山悟道書又曰星家言予六十不死當至八十苟如其言當以善書名天下是可喜也觀此二說其得謂無心者乎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山谷嘗以三錢雞毛筆書蓋不得已耳誠使佳者固當有問而云在手不在筆此一時誇辭非中理之論也

魯直之於辭章翰墨子由之於政事道學品藻標置見於言論之間誇而好名亦其短處東坡蓋無此病也

潁濱雜誌云鳳翔開元寺僧有得祕方能以淡金爲精金者素不傳人後強予子瞻曰此方可知而不可爲爲之必有禍敗以子能不爲故傳焉然愼勿輕以授人子瞻許諾其後陳希亮求諸子瞻子瞻不得已予之既而深悔恐陳卿不能不爲而負僧約也陳果大作以殖產然竟病指癰而殂乃知僧言爲不妄又有蜀僧儀介者亦得其方所至營造其費不貲而未嘗以一錢私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慵夫曰此僧誠惡人爲之何苦強傳其方子瞻既以予人豈能使之不作介雖不以自利其罔人之罪亦安得免乎是三者皆可笑也

程氏曰今人以影祭先不便錯一髭一髮便是別人此亦太過也存其形狀姑以慰想像之心初不在一髭髮之間若云僞妄而非眞則髭髮雖同亦豈其人邪故但言其徒勞而無益足矣何必如此說

程伊川言婦人夫沒雖貧窮無以自存亦不可再適人餓死事小失節事極大此迂儒執方之論也先王制禮雖曲爲之防亦須約以中道而合乎通情故可以萬世常行而人不爲病若程氏者刻覈已甚矣

滹南遺老集卷三十三

謬誤雜辨

公羊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蓋接上文將弒君之辭也唐明皇廢王后詔云見無將之心劉從諫理王涯等冤云有如大臣挾有無將之謀自宜執付有司蕭遘斥時溥之姦云卑侮王室有無將之萌如何道來後人用此字往往不安也

王戎問阮瞻老莊與聖人其旨同異瞻以將無同答之戎咨嗟良久乃辟爲掾時稱三語掾瞻意蓋言同耳晉人例重玄學故戎深喜而世多疑之夫將無云者猶無乃得無之類庾亮令褚裒認孟嘉於衆中裒指嘉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荀晞從母子求爲將晞拒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劉裕受禪徐廣攀晉帝車泣涕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皆是類也世說載褚裒語正作得無通鑑載謝晦語亦然以此可知其爲同世說記三語事則又有衞玠嘲之之辭云一言可辟何假於三蓋欲直言其同而不必更加疑耳今通鑑所載既依本文而温公自節本乃改爲無同異豈温公於此未詳歟而林氏又爲之說曰二則有同有同然後有異一則無同無同然後無異求其同且不可得尚可以求異乎何謬妄之甚也後漢陳煒謂孔融幼而聰慧大未必奇融曰觀君所言將不蚤慧乎將不亦猶將無也蓋以煒言融雖蚤慧而大未必奇故融復言煒既大而不奇則疑於蚤慧也或謂實言其不蚤慧誤矣世說云殷仲堪之荆

州。王東亭曰。德以居全爲稱。仁以不害爲名。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任。與本操將不乖乎。殷曰。皋陶造刑辟之制。不爲不賢。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爲不仁。南史荀萬秋對策。父昶以示釋道琳。道琳答曰。此不須看。苟非先見而答。貧道不能爲。若先見而答。貧道奴皆能爲。昶曰。此將不傷道德邪。答曰。大德所以不德。竟不看焉。推此類、則其義可見矣。

學者多疑甯馨之義。或以爲美。或以爲鄙。皆非也。山濤目王衍曰。何物老嫗。生甯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此美之之辭也。南史宋王太后怒廢帝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甯馨兒。此鄙之之辭也。夫甯馨猶言如此然也。今世方言往往有近之者。但聲之轉耳。故張謂詩以對阿堵。劉夢得送日本僧詩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甯馨。平仄雖殊。其意一也。宋書於太后語加如此字。蓋誤而不足憑焉。魏書作如馨。是則大同而小異耳。東坡和王居卿平山堂詩云。六朝興廢餘邱壠。空使姦雄笑甯馨。殊無義理。特迫於趁韻。姑以爲王衍之名而已。近觀吳曾漫錄亦論此字。併載王衍廢帝事。云晉宋間人。以甯馨爲不佳。故山濤王太后皆以此爲詆叱之語。豈非以兒爲非馨香者耶。張劉二詩。蓋乖其義。此大謬也。山濤之言。分明是歎美。安得併謂之詆叱哉。又以甯馨爲非馨香。其鄙陋可笑甚矣。洪邁容齋隨筆云。劉眞長譏殷淵源曰。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馨地。甯可戰鬬求勝。王導與何充語曰。正自爾馨。王恬撥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至今吳中人語言。尚多用甯馨字爲問。猶言若何也。予謂邁引晉人語爲證、是矣。若何則義不然。惟城陽居士桑榆雜錄曰。甯猶如此。馨詁助也。此得其當。

城陽居士桑榆雜錄云王衍呼錢爲阿堵物東坡和陶詩以阿堵爲牆或指佛書云理亦應阿堵上阿堵如格言阿底也不應爲牆若顧愷之所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則阿堵乃眸子耳此字當從目按東坡和陶詩云阿堵不解醉誰歟此頹然此亦指牆而言阿底與王衍之呼錢無異豈遂以爲牆之名哉愷之語從目者蓋一時書寫之偶然或俗子以意改之其實訓義皆一不妨通用然則東坡未嘗以堵爲牆而城陽妄認睹爲眸子也

世說陳元方子羣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決咨於太邱太邱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蓋言其賢相等不能相勝也晉王珣弟珉名出珣右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法護珣小字僧彌珉小字也北齊邢子良愛王晞之清悟與晞兩兄書曰恐足下方難爲兄不暇慮其不進此言弟過於兄也隋書杜正玄贊云華萼相耀亦爲難兄弟矣此言在昆季中最優也今人作書簡往往呼朋友爲難弟難兄其義未安豈別有據乎賀知章曰見紫芝眉宇令人名利之心都盡紫芝元德秀字也今人書簡遂有紫宇之稱不成語矣

司馬相如傳曰相如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淩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蓋武帝好仙而相如所陳皆飛騰超世之語適當其心故自有淩雲之氣而學者多以爲文辭可以淩雲何也李白詩云相如去蜀謁武帝赤車駟馬生輝光一朝再覽大人作萬乘忽欲淩雲翔此得之矣彼有云高義薄雲天淩雲健筆意縱橫者非本乎此自不妨

左氏言病在膏肓。膏肓者胸鬲之間。猶心膂肺腹之類耳。或遂以膏肓對錮疾。是豈病之目邪。新唐書李靖傳。至謂靖爲蕭銑輔公祏之膏肓。其謬益甚矣。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紼。此特喻其所出寖大而已。世遂以制誥爲絲綸。而職翰苑者謂之掌絲綸。又有綸闈綸閣之稱。古今相襲。恬不以爲怪。不亦過乎。

主父偃傳附嚴安上書事。索隱曰。嚴本莊姓。明帝諱。後並改爲嚴。然則遷史本皆莊字。而東漢人改書如此也。然張湯傳先稱嚴助而復云莊助。東越傳又云莊助。田蚡、張蒼傳又書莊青翟。相如傳首書莊忌夫子。至漢書申屠嘉田蚡傳皆作莊青翟。而公孫弘傳始作嚴字。雜亂不齊。蓋校定者失之不精耳。

左傳齊景公更晏子之宅。晏子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吾敢違諸乎。予謂自諺以下。皆晏子之語也。而與傳者語猶無別。可乎。必有脫字。

書稱乃心、乃祖、乃父。乃之訓汝也。周瑜上孫權疏云。是瑜乃心日夜所憂。卻正教劉禪語云。乃心西悲。無日不思。揚子雲逐貧賦云。昔我乃祖。宣其明德。沮渠蒙遜謂其衆云。吾之乃祖。翼奬竇融。保甯河右。無乃悖乎。

史記言四皓定太子。書云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當作本留侯。石慶數馬事云猶然如此。當作然猶。通鑑稱苻堅喜王猛誅諸豪強云。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當作今始。郭從謹言於唐明皇云。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當作知今。必德宗聞李泌補戍卒之說云。如此。天下復無事矣。當作無事復。權德輿論光武封子密事云。

反乃爵以通侯。當作乃反。

南史齊東昏侯游獵至蔣山定林寺。一沙門病不能去。應時殺之。左右韓暉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麐鹿亦不射邪。仍百箭俱發。宋蕭琛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棗擲上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劉瑱妹爲齊鄱陽王妃。王死。妃追傷成疾。瑱令陳郡殷蒨畫王與平日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者。密使媚妳示妃。妃視畢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蚤死。詳此三仍字。皆當作乃。南北史中此類甚多。豈傳寫之誤耶。

古人言文集行於世者。世間也。或有云行於代者。代字雖亦訓世。義自差殊。武三思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此本只是世字。蓋當時記錄者避太宗諱故易之。而後之作史者遂相仍而不删。其實不成語也。

古人言底事、底物、底處、有底、作底。底之訓何也。今人或認爲此字之義、誤矣。

史記平準書云。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漢書食貨志亦同。師古曰。大氏猶言大凡。無慮亦謂大率。然則語意重複矣。史記稱莊周之書。大抵率寓言。率亦大抵也。

退之閔己賦云。伊時勢而則然。子厚夢愈膏肓疾賦云。中醫攻有兆之者。而則、之者、語病也。科舉子或時犯之。蓋不足怪。孰謂二公而有是乎。

孔子言十五志於學。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蓋自述其平生次第如此。非世之所共也。而後人文字

中便以知命耳順從心爲歲數之稱既已非是而南齊書文惠太子傳云年始過立劉子玄自序云年已過立豈不愈謬哉

曲禮所記自幼學至於期頤皆漢儒強名本無義理而世之俗學亦或以爲年齡之目蘇易簡之死未及四十然已經執政矣或記其事云竟不登彊仕而卒可以一笑

班伯與王許子弟爲羣在綺襦紈綺之間而非其好紈綺貴戚子弟之服耳劉子玄自述其兒童時事云年在紈綺此何謂哉潘岳嘗言予年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人之衰白早晚固自有不同而庾信哀江南賦序云信始二毛即逢喪亂亦非也

楊大年嘗言禮稱四十強仕七十致仕凡仕於公者古制不過三十年大年十一歲解褐甫四十以疾辭位蓋以此予謂曲禮之說出於漢儒所撰以意強名而謂之古制殆不然也夫年及七十不論古制自當退休必曰四十而後仕仕不過三十年則有何義理而考之古人亦曷嘗拘此哉

退之敍張巡事云許遠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巡年爲長也而新唐書遠傳云遠與巡同年生而長□□呼爲兄未知孰是當更考之

□□中有曰同年而語一日之長者予竟不曉同年一日□□當與知者商訂

書言百姓懍懍若崩厥角釋者謂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文理甚明而孟子引之曰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已爲乖異意者或有闕誤而班固論王莽乃云漢諸侯王厥角稽首舊唐書論太宗又云皇威所

被黎類厥角復何謂耶孟子注昏不可曉未敢憑也

論語稱有朋自遠方來而後周蕭大圜云有朋自遠揚搉古今豈成語哉然歐陽公集古錄載後漢一碑已有此語則其謬久矣南齊巴陵隱王寶義爲太尉詔曰不言之化刑於自遠尤不可也

論語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其文甚明非難辨也而唐太宗旌賞孫伏伽詔曰朕惟寡德不能性與天道長孫無忌對太宗之問曰陛下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令狐德棻周書王褒庾信傳論曰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何其謬耶

論語稱夫子便便言唯謹爾唯語辭也史記石奢傳遂用唯謹字而後世史書凡言人性行謹者往往以此爲成語豈非習遷之誤耶

自東漢以來史傳文集中往往以貽厥爲子孫之名友于爲兄弟之名至有謂隆於友于傳諸貽厥者公然相襲恬不知怪近世或辨其謬矣然不特此也書稱知人則哲而范曄云則哲之鑒惟帝所難宋文帝云吾無則哲之明沈約云有以見武皇之則哲詩稱王赫斯怒而薛綜上孫權疏云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又有言發赫斯之命者論語稱色斯舉矣又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左雄上疏有云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者劉平等傳引云鐘鼓非樂云之本書稱士爰稼穡范文正秋香亭賦云賦士爰之甘味孔子曰盍各言爾志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梁簡文論古今文體不同則有俱爲盍各之辭司馬貞譏史記不傳季札諸人則有何爲蓋闕之語嗚呼學者於義訓幽深隱奧者容有差誤至於此類

如辨黑白矣而鹵莽若是其與矇瞽何異哉東坡詩云聖善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古希年此則滑稽以爲嬉笑者耳而藝苑雌黃與友于貽厥同譏過矣

詩云潛焉出涕語云夫子喟然而嘆潛者涕之貌喟者嘆之聲耳詞人便有涕淚潸拭餘潸坐喟喟也等語殆不可也

穀梁曰三軍之士粲然皆笑粲只是笑貌耳宋子京筆記曰粲明也萬衆皆啓齒齒既白故以粲義包之其謬論不必辨也

柳文言世塗昏險云擬步如漆卻是地黑也歐詩言夜色晦冥云舉手向室如抹漆卻是皮膚黑也今韻略定上下字有可疑者其訓上字也在上聲則曰方將欲上去聲則曰元在物上及訓下字乃反之何邪

柳下惠言伐國者不問仁人此蓋拒魯侯之辭耳慕容德勸燕王暐伐秦遂曰願獨斷聖慮無訪仁人豈所謂以意逆志者哉彼夷虜之人蓋不足責然世之書生類此者亦多矣

蒯通曰天下匈匈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霍去病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師古訓顧爲念揚雄解嘲云顧嘿而作太玄五千文師古曰顧反也二義皆非蓋此等字不能形容但可意會耳

茀璞三餘錄云孟嘉墓誌桓溫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之意答以漸近自然晉書更之曰漸近使之然殊失其旨蓋肉聲者歌也不假於物故曰自然嘉之意謂絲聲之假合不如竹聲之漸近竹聲之漸近

又不如肉聲之自然也。然古人以歌謳名者。如王豹、緜駒、秦青之流。皆男子也。而此專言聽妓。則知俚語所謂詞出佳人口者。其來已久。以古意推之。歌舞管絃。不必專言聽妓。予謂璞表出墓誌之語。以證晉書之失。殊快人意。至其分別漸近自然之義。及辨論妓字皆非也。蓋漸近自然。總言三節。只是一意。而云假合不如漸近。漸近不如自然。何邪。聽妓。卽聽音樂也。本作伎。教坊記謂太常樂人爲聲伎兒。舊唐李勣臨終與家人別。堂上奏女妓。通鑑賀蘭敏之居喪。釋衰絰奏妓。蓋妓伎二字本通用也。

魏志鍾繇議田疇讓封爵事曰。子路拒牛。仲尼謂之止善。雖可激清勵濁。猶不足多。裴松之曰。按呂氏春秋。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與繇所引不同。未審繇誤或別有所出。予謂此皆小說寓言。縱有所出。亦何足信哉。

魏略曰。華歆與邴原、管甯相善。時號三人爲一龍。歆爲頭。原爲腹。甯爲尾。裴松之謂原之徽猷懿望。無媿華公。甯令德高蹈。恐難爲尾。魏略之言。未可以定其先後。所評固善。然劉義慶世說亦載此事。蓋云甯爲頭。歆爲尾。乃與松之意合。不知所傳果孰爲眞也。

謝安初不就徵辟。夫人劉氏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說者皆以爲恐不免富貴。而吳曾漫錄云。恐不免禍難。此於不免字固亦可通。然以掩鼻之意觀之。似不爾也。

類說張尙書故實云。梁武帝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楷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召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日編綴進上。鬚髮皆白。殆繆說也。此文雖不足觀。然皆偶儷韻語。要是文人

之所撰。豈有漫取不重之字而適能相就乎。或言本晉武時鍾繇撰進。年代久遠。又有兵火壞亂。不能成章。上乃令與嗣韻之。是則有理矣。

江鄰幾雜志云。歐陽永叔知貢舉。太學生劉幾試卷鑿紕。俄有間歲試。幾擢。改名輝。既試。永叔在詳定所。升作狀元。劉原父曰。永叔有甚憑據。予謂不然。公本疾其怪僻。故特黜落。以厲風俗。及變其體。則從而取之。此乃有憑據也。正使知其爲幾。亦必喜之矣。且公以斯文爲百世師。豈幾輩可得而眩亂哉。原父素與公爭名。故多譏戲之語。而鄰幾猥錄之。予不得不辨。

滹南遺老集卷三十四

文辨一

相如上林賦設子虛使者、烏有先生以相難答。至亡是公而意終。蓋一賦耳。而蕭統別之爲二。統不足怪也。至遷固爲傳。亦曰上覽子虛賦而善之。相如以爲此乃諸侯之事。故別賦上林。何哉。豈相如賦子虛自有首尾。而其賦上林也復合之爲一邪。不然。遷固亦失也。

張衡二京。一賦也。而文選析爲二首。左思三都。一賦也。而析爲三首。若以字數繁多。一卷不能盡之。則不當稱某京某都而各云一首也。豈後人編集者之誤而不出於統歟。然其說載庾亮評庾闡南都賦。謂可以三二京而四三都又何也。

晉宋書載淵明歸去來辭云。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皇皇欲何之。已矣乎之語。所以便章而爲斷。猶系曰、亂曰之類。則與上文不相屬矣。故當以時字之字爲韻。其留字偶與前休字相協而已。後之擬者。自東坡而下。皆雜和之。然則果孰爲韻邪。近見陶集本作能復幾時。此爲可從。蓋八字自是兩句耳。然陶集云胡爲乎遑遑兮欲何之。殆不可讀。卻宜從史所載也。

劉禹錫問大鈞賦云。楚臣天問不詶。今臣過幸。一獻三售。上二句脫兩字。何卜賦云。時乎時乎。去不可邀。

來不可逃淹兮孰舍操夫操所以對舍也上當脫三字又云堇之毒豕苓雞首之賤毛亦有脫誤處禹錫集文粹所載皆然安得善本而考之

東坡杞菊賦云或穅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諸本皆同近觀祕府所藏公手書此賦無瓠墨二字固當勝也

東坡詩論其末云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則詩之意可以意曉而無勞而其中又有云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比興此十六字蓋重複也不唯語言爲贅其於上下文理亦自間斷此灼然可見而諸本皆無去之者蓋相承其誤而未嘗細考也

左氏文章不復可議惟狀物論事辭或過繁此古今之所知也如韓原之戰晉侯乘鄭駟虞鄭以其非土產而諫之言其進退不可周旋不能足矣至云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何必爾耶

左氏書晉敗於邲軍士爭舟舟中之指可掬獻帝紀云帝渡河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以刀攫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劉子玄稱正明之體文雖缺略理甚昭著不言攀舟以刀斷指而讀者自見其事予謂此亦太簡意終不完未若獻帝紀之爲是也

洪邁容齋隨筆云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爲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矣慵夫曰邁論固

高學者不可不知。然古今互有短長。亦當參取。使繁省輕重得其中。不必盡如此說也。沐浴佩玉字實多兩處。夫文章唯求眞是而已。須存古意何爲哉。

邵氏云。讀司馬子長之文。泛然若與其事相背戾。伯夷傳曰。予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冢。意果何在。下用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歲寒然後知松柏等語。殊不類。其所以爲宏深高古歟。視他人拘拘窘束。一步武不敢外者。膽智甚薄也。慵夫曰。許由之事。何關伯夷。遷特以其讓國高蹈。風義略等。而傳聞可疑。因附見耳。然亦不足爲法也。若夫富貴不可苟求。歲寒知松柏等語。此正合其事矣。安得爲不類。且爲文者亦論其是非當否而已。豈徒以膽智爲貴哉。遷文雖奇。疎拙亦多。不必皆可取也。邵氏之言太高而過正。將誤後學。予不得不辨。

洪邁云。司馬遷記馮唐救魏尙事。其始曰。魏尙爲雲中守。與匈奴戰。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臣以爲陛下賞太輕。罰太重。而又申言之曰。且雲中守魏尙。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重言雲中守及姓名。而文勢益遒健有力。今人無此筆也。予謂此唐本語。自當實錄。何關史氏之功。若以文法律之。則首虜差級。削爵罰作之語。宜移於前。而前語復換於後。乃愜。蓋始言者其事。而申言者其意。次第當如此耳。重言官職姓名。其實冗複。吾未見其益健也。宋末諸儒喜爲高論。而往往過正。詎可盡信哉。

洪邁云。文之繁省各有當。史記衞青傳云。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

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爲涉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減史記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爲朴贍可喜。予謂此本不足論。若欲較之。則封戶之實。當從史記。而校尉之稱。漢書爲勝也。

司馬遷之法最疎。開卷令人不樂。然千古推尊。莫有攻其短者。惟東坡不甚好之。而陳無已、黃魯直怪嘆以爲異事。嗚呼。吾亦以千古雷同者爲不可曉也。安得如蘇公者與之語此哉。

晉張輔評遷固史云。遷敍三千年事止五十萬言。固敍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繁省不同。優劣可知。此兒童之見也。遷之所敍雖號三千年。其所列者幾人。所載者幾事。寂寥殘缺。首尾不完。往往不能成傳。或止有其名氏。至秦漢乃始稍詳。此正獲疎略之譏者。而反以爲優乎。且論文者求其當否而已。繁省豈所計哉。遷之勝固者。獨其辭氣近古。有戰國之風耳。

邵公濟嘗言遷史杜詩意不在似。故佳。此繆妄之論也。使文章無形體邪。則不必似。若其有之。不似則不是。謂其不主故常。不專蹈襲可矣。而云意不在似。非夢中語乎。

唐子西云。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篇已後。便有杜子美。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其論杜子美。吾不敢知。至謂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談何容易哉。自古文士過於遷者何限。而獨及此人乎。遷雖氣質近古。以繩準律之。殆百孔千瘡。而謂學者專當取法、過矣。

馬子才子長游一篇。馳騁放肆。率皆長語耳。自古文士過於遷者爲不少矣。豈必有觀覽之助始盡其妙。而遷之變態亦何至於是哉。使文章之理果如子才所說。則世之作者。其勞亦甚矣。其言弔屈原之魂云。不知魚腹之骨。尙無恙者乎。讀之令人失笑。雖詩詞詭激。亦不應爾。況可施於文邪。蓋馬氏全集。其浮誇多此類也。

洪邁謂漢書溝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岡。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凡五用石隄字而不爲穴複。非後人筆墨畦徑所能到。予謂此實穴複。安得不覺。然既欲詳見其事。不如此當如何道。蓋班氏之美不必言。是特邁過愛而妄爲高論耳。

退之於前人自班固以下不論。以予觀之。他文則未敢知。若史筆詎可輕孟堅也。

揚子雲解嘲云。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此不成義理。但云爲於可爲之時。爲於不可爲之時。或云可爲而爲之。不可爲而爲之。則可矣。

陳後山曰。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故思苦而辭艱。善爲文者。因事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此論甚佳。可以爲後學之法。

退之送窮文。以鬼爲主名。故可問答往復。揚子雲逐貧賦但云貧與語。貧曰唯唯。恐未安也。

謝靈運嘗謂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古今共得一斗。茹璞辨其不然。慵夫曰。此自狂言。

又何足論。然璞復云可當八斗者唯坡云。亦恐不必道。坡文固未易及。要不可以限量定也。凡爲文有遙想而言之者。有追憶而言之者。各有定所。不可亂也。歸去來辭。將歸而賦耳。既歸之事。當想像而言之。今自問途而下。皆追錄之語。其於畦徑無乃窒乎。已矣乎云者。所以總結而爲斷也。不宜更及耘耔嘯詠之事。退之感二鳥賦亦然。

歸去來辭本自一篇自然眞率文字。後人模擬。已自不宜。況可次其韻乎。次韻則牽合而不類矣。

庾信哀江南賦堆垜故實以寓時事。雖記聞爲富。筆力亦壯。而荒蕪不雅。了無足觀。如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此何等語。至云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尤不成文也。杜詩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未覺前賢畏後生。嘗讀庾氏諸賦。類不足觀。而愁賦尤狂易可怪。然子美推稱如此。且譏誚嗤點者。予恐少陵之語未公。而嗤點者未爲過也。

張融海賦。不成文字。其序云。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壯也。何等陋語。

孔德璋北山移文。立意甚新可喜。然其語亦有鄙惡處。如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既已大過。而又云。叢條噴臆。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埽迹。不亦怪乎。且顯實未至。但爲榜示檄諭之辭。安得遽及此也。東坡謂退之畫詔。僅似甲乙帳。了無可觀。夫韓文高出古今。是豈不知體者。蓋其圖中人物品數甚多。而狀態不一。公惜其去而不復見。故詳言而備書之。庶幾猶可得於想像耳。不必以尋常體製繩之也。秦少游誌五百羅漢云。嘗覽韓文公畫記。愛其善於敍事。該而不繁。縟詳而有軌律。讀其

文恍然如卽其畫。心竊慕焉。故倣其遺意而記之。此復何如哉。或謂此退之最得意之文。則過矣。故東坡不得不辨。然其貶之不已甚乎。

今人作墓銘。必系以韻語。意謂敍事爲誌。而系之者爲銘也。然古人初不拘此。退之作張圓、張孝權銘。皆止用散語以誌。而終之曰是爲銘。其銘乳母亦云。刻其語於石。納諸墓爲銘。蓋祇此爲銘。而不必有所系也。而或者於孝權銘後注云銘亡。獨何與。

退之送窮文言鬼之數曰。子之朋儔。非三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此本欲不正言五字耳。而云在十去五。則大顯矣。不如在六去一爲愈。始言屏息潛聽。若有言者。鬼稱單獨一身以紿主人。則是但聞其聲而無所見也。而復云張眼吐舌。跳梁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以至延之上座。豈旣言之後。復露其形邪。又云朝晦其形。暮巳復然。予謂此鬼不當言晦顯也。

滹南遺老集卷三十五

文辨二

退之盤谷序云。友人李愿居之。稱友人則便知爲己之友。其後但當云予聞而壯之。何必用昌黎韓愈字。柳子厚凌準墓誌既稱孤某以先人善予。以誌爲請。而終云河東柳宗元哭以爲誌。山谷劉明仲墨竹賦既稱故以歸我。而斷以黃庭堅曰。其病亦同。蓋予我者自述。而姓名則從旁言之耳。劉伶酒德頌始稱大人先生。而後稱吾。東坡黠鼠賦始稱蘇子。而後稱予。蘇過思子臺賦始稱客。而後稱吾。皆是類也。前輩多不計此。以理觀之。其實害事。謹於爲文者當試思焉。

崔伯善嘗言退之送李愿序粉白黛綠一節當刪去。以爲非大丈夫得志之急務。其論似高。然此自富貴者之常。存之何害。但病在太多。且過於浮豔耳。餘事皆略言。而此獨說出如許情狀。何邪。蓋不惟爲雅正之累。而於文勢亦滯矣。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多卻於字。

退之行難篇云。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肖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誄之。予謂上二某字。肖商之名也。下二某字。先生自稱也。一而用之。何以別乎。又曰。某與某何人也。任與誄也非罪歟。皆曰然。然者是其言之辭也。今先生問肖商之爲人何如。已之任誄當否。其意未安。取決於衆。而皆以爲然。何所是而然之哉。又云。其得任與誄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誄之邪。先生曰。否。吾惡其初。又云。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

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又云。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沒其少者乎。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其問答之間所下字語皆支離不相應。觀者試詳味之。

退之行難篇言取士不當求備。蓋言常理。無甚高論。而自以爲孟子不如。其矜持亦甚矣。

退之原道云。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顚。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三然後字慢卻本意。又云。責多之褒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葛之飲之。多卻之字。

凡作序而併言作之之故者。此乃序之序。而非本序也。若記若詩若誌銘皆然。人少能免此病者。退之原道等篇末云。作原道、原性、原毀。歐公本論云。作本論。尤贅也。

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云。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全篇皆從旁記錄之辭。而其末云。生既至。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此乃方與他人言。而遽與本人語。亦有方與本人語而卻與他人言者。自古詩文如此者何可勝數哉。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此一吾字害事。夫言羣空及解之者自是兩人。而云吾所謂。卻是言之者自解也。若作彼字其字。或云所謂空者。吾謂空者、皆可矣。又云。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二爲吾字當去其一。

退之評伯夷止是議論散文而以頌名之非其體也
退之送石處士序云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重卻節度字但作至鎭到官莅事之類可也又云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之字不安又云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當去祝辭字
退之論時尙之弊云每爲文得意人必怪之至應事俗作下筆自慙者人反以爲好王元之嘗謂祭裴少卿文當是蓋得之矣然顏子不貳過論亦此類耳而置集中何也
退之祭柳子厚文云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而其下復用嗟字似不可也
石鼎聯句詩序云斯須曙鼓動鼕鼕何必用鼕鼕兩字當削去之
李于墓誌云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多卻不食二字
師說云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此兩節文理不相承
圩者王承福傳云又曰粟稼而生者也又字不安蓋前無承福語也
猫相乳說云客曰王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已因敍之以爲猫相乳說云爾既已字不安爾字亦贅
仲長統贊云自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自字不安言嘗可也

樊紹述墓誌云。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斯極字殊不愜。古人或云何至斯極者。言若是之甚耳。非極至之極也。

退之論許遠之事云。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而字上著不得嗚呼字。

猫相乳說云。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母且死一句贅而害理。且字訓將也。

薛公達墓誌云。鳳翔軍帥設的命射。君三發連三中。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下五字似不須用。史記云。陳平從攻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亦此類。

邵氏聞見錄云。嘗得退之薛助教誌石。與印本不同。挾一矢作指一矢。甚妙。又得李元賓墓銘。亦與印本不同。印本云文高乎當世。行過乎古人。竟何爲哉。石本乃作意何爲哉。益嘆石本之語妙。予謂指字太做作。不若挾之自然。意字尤無義理。亦只當作竟。邵氏之評殊未當也。茆荊產云。碑本蓋初作時遂刻之。中間或有未安。他日自加點定。未可知也。若初本不同。當擇其善者取之。不必專以石刻爲正。此說盡矣。

陳後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予謂不然。唐人本短於議論。故每如此。議論雖多。何害爲記。蓋文之大體固有不同。而其理則一。殆後山妄爲分別。正猶評東坡以詩爲詞也。且宋文視漢唐百體皆異。其開廓橫放。自一代之變。而後山獨怪其一二。何邪。

後山詩話云。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左、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必先黃、韓。不由黃、韓而爲左、杜。則失之拙易。此顚倒語也。左、杜冠絕古今。可謂天下之至工而無以加之矣。黃、韓信美。曾何可及。而反憂學者有拙易之失乎。且黃、韓與二家亦殊不相似。初不必由此而爲彼也。陳氏喜爲高論而不中理。每每如此。

丹陽洪氏注韓文有云。字字有法。法左氏司馬遷也。予謂左氏之文。固字字有法矣。司馬遷何足以當之。文法之疎。莫遷若也。

柳子厚謂退之平淮西碑猶有帽子頭。使己爲之。便說用兵伐叛。此爭名忌刻。妄加詆病耳。其實豈必如是論。而今世人往往主其說。凡有以議論入者。輒援是以駁之。亦已過矣。

劉禹錫評段文昌平淮西碑云。碑頭便曰韓弘爲統。公武爲將。用左氏欒書將中軍。欒黶佐之之勢也。又是倣班固燕然碑銘。別是一家之美。嗚呼。劉、柳當時譏病退之。出於好勝而爭名。其論不公。未足深怪。至於文昌之作。識者皆知其陋矣。而禹錫以不情之語。妄加推奬。蓋意在傾退之。故因而爲之借助耳。彼眞小人也哉。

東坡嘗欲效退之送李愿序作一文。仁執筆輒罷。因笑曰。不若且讓退之獨步。此誠有所讓耶。抑其實不能邪。蓋亦一時之戲語耳。古之作者。各自名家。其所長不可強而同。其優劣不可比擬而定也。自今觀之。坡文及此者豈少哉。然使其必模放而成。亦未必可貴也。

邵氏云。韓文自經中來。柳文自史中來。定是妄說。恰恨韓文皆出於經。柳文皆出於史。或謂東坡學史記、

戰國策。山谷專法蘭亭序者。亦不足信也。

世稱李、杜。而李不如杜。稱韓、柳而柳不如韓。稱蘇、黃而黃不如蘇。不必辨而後知。歐陽公以爲李勝杜。晏元獻以爲柳勝韓。江西諸子以爲黃勝蘇。人之好惡。固有不同者。而古今之通論不可易也。

晏殊以爲柳勝韓。李淑又謂劉勝柳。所謂一蠏不如一蠏。柳子厚放逐既久。憔悴無聊。不勝憤激。故觸物遇事。輒弄翰以自託。然不滿人意者甚多。若辨伏神。憎王孫。罵尸蟲。斬曲几。哀溺。招海賈之類。苦無義理。徒費雕鐫。不作可也。黔驢等說。亦不足觀。

罵尸蟲文意本責尸蟲。而終之以祝天帝。首尾相背矣。捕蛇者說云。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殊爲不美。退之無此等也。

子厚才識不減退之。然而令人不愛者。惡語多而和氣少耳。